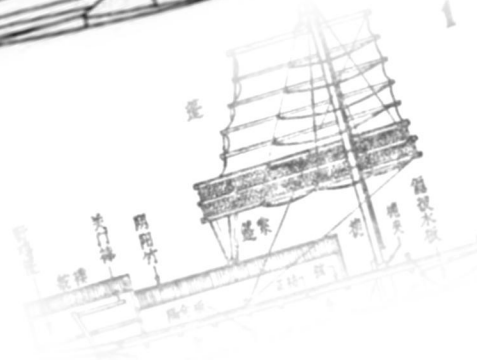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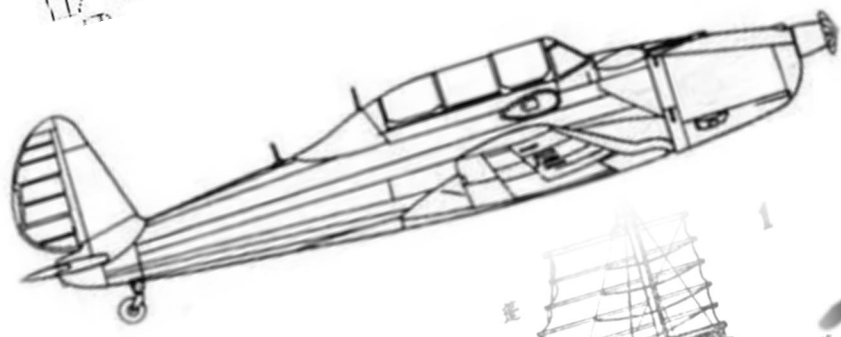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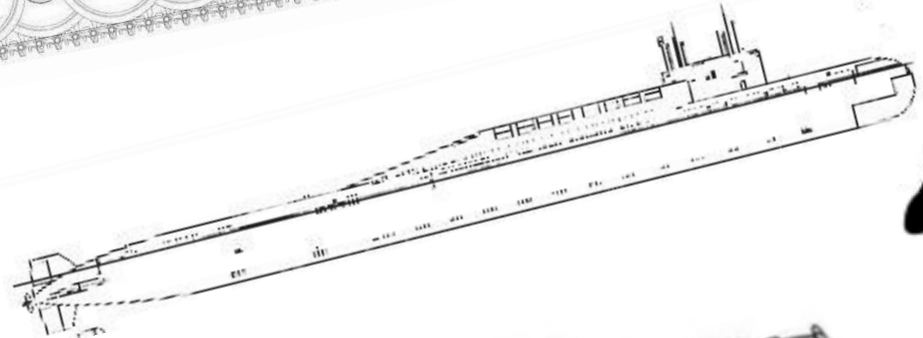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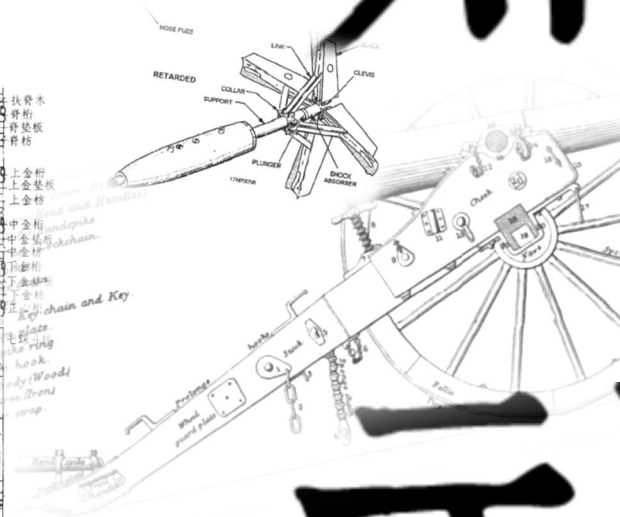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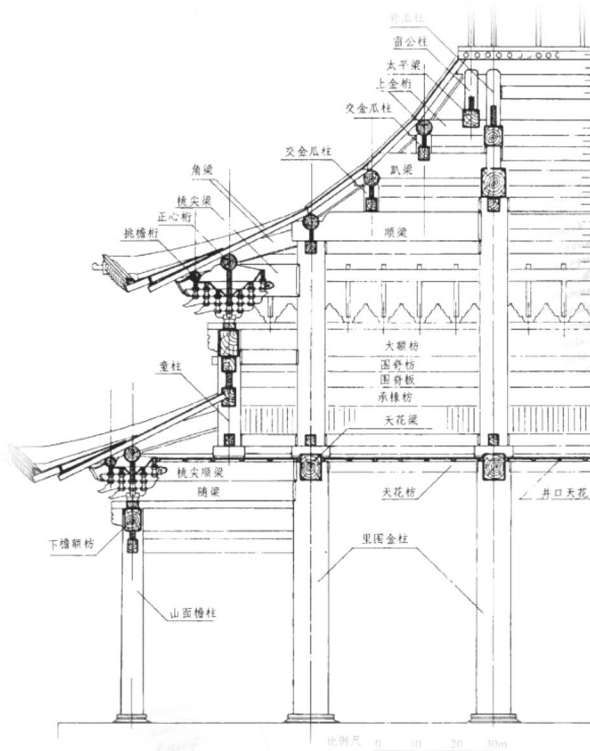


Opracował i k.
Drawn and trac
Sławomir Zająca
skala 1 : 35 sc



$$F = ma$$

$$a^2 + b^2 = c^2$$



$$1 + 1 = 2$$

$$E = mc^2$$

寅
義

魚
雞
亦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二版前言

静影沉璧

非常高兴这本集子可以编辑第二版，这算是凝聚了我们的诸多心血。编辑的时候亦尝试了很多的新技术，比如 PDF 文档或自动目录等。有进步是好的，故事很长，从未结束。

第二版编辑说明

《鱼鸡社演义》第一版出版以来，收到了广大社员和其他社外民主人士的一致好评，成为我社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接龙，汇聚了 9 位作者的心血。但在第一版出版后，发现了第一版中的一些问题，对阅读、传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于是经鱼鸡社中央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代表委员会联合讨论决定，在我社成立一周年之际出版《鱼鸡社演义》第二版，以飨读者。这次修订中修正了一些标点符号、错词、病句。当然，本书仍需要进一步修订，希望广大社员和其他社外民主人士积极批评指正。

作者名录

唐冰锴 王灏昆 黄俊杰 刘汉霖 高宁远 周泰伯 李谨函
白峰璁 王乐馨

那些没有被采纳的投稿作者

谭清轩 刘涵远

文中人物对应现实一览表

小星、小星星、刘小猩——小星
唐梦蝶、锴——静影沉璧
昆（天眼狼）——王灏昆
高监国（高帝）——高宁远
吴博物——博物君
焦天泽
萧
夸克——乌拉那拉·哈尔莫洛（王俊皓）
圣——纪坚圣
Jane——简嘉昊
俊鱼——黄俊杰
豫亲王——巡查
少年——LG 少年
周泰迪——周泰伯
王乐鸡（王乐鱼）——王乐馨
月之光——谭清轩
坦克队长——饶鸿境
武德君——刘涵远

要求：好友接龙完成，每一次接龙标注序号，文章末尾写明作者，衔接流畅，符合我社审稿要求，以描绘我社或社外人士为核心。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有鱼鸡社，社员些许人也，纵观惊奇，着此文记之。”

斑驳书页上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老了，我小心翼翼地翻阅，全然没有注意到阴沉下来的天空，当第一滴雨落在书页上时，才恍惚间发现原本晴朗的天空昏暗起来，而那一本书上的文字也因为雨水的飘落竟是有些模糊起来，忽然脚下被什么绊住了，眼前的景物扭曲起来，良久，我才迷糊地睁开眼，低头看去……

静影沉璧

2. 低头看去，手中的书不知所踪。

我起身环顾四周，看到一名戴着眼镜的十四五岁的少年坐在长椅上，正翻看着我那本书。

见我醒来，他挥挥手让我过去。我在他身旁坐下，顿时感觉此人一身儒雅之气，非同一般。未等我开口，他便说：“你了解这本书吗？”

我下意识点点头，他微微一笑，手从我眼前一挥，我再次失去知觉。待再次醒来，我发现已是深夜，群星璀璨，自己身处一片旷旷野，一人漫步其中，仰望星空，口中吟诵着什么。

昆哥

3.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这是谁才能吟诵出这么美的诗句！这时，那个少年走了过来：“我是浑圆诗词协会掌门人——唐梦蝶。”

“幸会，你真是才华横溢啊！”

“没有没有，我只是跟着我的哥哥刘小猩学习的。”

不过我依然很迷惑，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朋友，你应该很迷惑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吧？”那个少年问我。

稀奇稀奇真稀奇，他怎么知道？

“其实是我把你召唤过来的！我们需要蜀王鱼鳧的力量！”

“为什么要这样……”

俊鱼

4. “为什么要这样？”我问。

“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夸贼篡汉，霸占中原。蜀王鱼鳧，匡扶汉室。我们知道，你手里的这本古书，能够帮助我们。”说罢，他指指我手中的古书。我万分诧异。

他笑道：“跟我先去蜀国吧，到了蜀国你自然会明白古书的作用。”不由我分说，他便拉我踏上了前往蜀国的路程。

走走停停，半月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蜀国首都——广汉城。

我们四处打听，原来蜀王鱼鳧不幸驾崩，幼主不谙世事，便由丞相高宁远监国，称高监国。

他便引我拜见高监国。不知他和高监国有什么关系，我竟稀里糊涂的当上了征夷大将军，日日练兵，不在话下。

且说数月后，高监国亲率八十万大军，征讨夸克，我也随军出行。

两军阵前，高监国笑曰：“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理应匡君辅国，何期弑君篡位！”我顿时觉得眼前之景似曾相识，翻开随身携带的古书一查，不曾想，正是古书上的《高监国骂死夸克》一回。

我顿时五雷轰顶，猛然一抬头。高监国已经完成了他的长篇大论，吐出最后几个字“届时又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端坐在马上的夸克突然口吐鲜血，手捂胸口，正如书上写的，直接栽入马下。华军侧翼突然窜出一支精锐，直朝我们攻来。马蹄踏起的烟沙遮盖了我的双眼……

小星

5. 马蹄踏起的烟沙遮盖了我的双眼……只见监国大人毫不畏惧，率领中军直击那一缕烟尘。只见敌军当头是夸克手下的五虎大将之首——焦天泽，而左翼又有圣，右翼又有萧。他们率领华军勇往直前，把蜀军打的大败……高监国万万没有想到这种情况，于是带领 20 万残军班师广汉。

翌日，华军穷追猛打，高监国决定放手一搏，把所有主力随军转移，进行长途远征。

监国率领军队北上剑门蜀道，强行攻克，经腊子口入陇，克天水，降肃州，向敌人守备兵力不足的内蒙古地区进军。

夸克急忙带领军队向北追赶，蜀军四渡黄河打乱了华军的进攻，蜀军翻阴山，过草原，发现了一片沃土——满洲大地。

他们征服了当地的众少数民族，在华国在东北部这片沃野千里的地方建立了割据政权，改国号为奉，和前代的作为区别，史称后奉，定都玄菟，易名奉天。

郭极霖（高宁远）

6. 在这片沃土之上，我望着飞天泥沙笼罩之下的军队，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向北走去。

走了三天三夜，我几乎用光了所有力气，隐隐约约透着雾看到眼前的城门，只见城门上写着三个有力的大字：鱼鸡城，我心里一惊，之前只是听说过这里有座城池，没想到今天居然撞到了！我赶紧跌跌撞撞走进城去。

这时，城头的卫兵发现了我，经过几番辩解，他们终于放我进了城。

进城之后我遇到了一位老者，他风度翩翩鹤发童颜，让我心中顿生敬意，我走过去……

周泡泡（周泰伯）

7. 我跟着老者穿过一条条幽黑的小径与巷子，逐渐步入了城市的深处，老者突然消失在了一条小巷的尽头。

我走近一看，原来墙上有一条隐秘的暗道通向屋内，我转身步入屋内，只见老者面容严肃地盯着我，说：“你初来乍到，无人识得你。现在交与你一件重要的使命，事成之后，赏金千万不在话下，但千万不可外泄。”

只听老者娓娓道来，我便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城中有两大集团，一名鱼派，一名鸡派，故此城名曰鱼鸡城。而近年来鱼鸡不和，明争暗斗，城内百姓不免受之牵连，惶惶不可终日。我的使命便是刺杀鸡王，保城内百姓安宁。老者说罢，拿出……

自然选择

8. 老人拿出了一个暗器——袖剑。接着便说：“你把这个安插在手上，最近有一场庆生会，小星星是庆生会的主角，而他的父亲是鸡王，王乐鸡！你去参加庆生会，找个机会把他干掉！”

我很疑惑：“你是谁，凭什么相信你，我怎样才能信任你？”

说罢，老人便说：“我是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白峰珊）

9. 傍晚时分，老人帮我安排了一个住处，这是一个简单干净的小房间。我在房间里燥燥而不知所措，杂乱的思绪缠绕着我。窗外，一只懒洋洋的鸟儿，昏昏欲睡地微微作响。

最终，我选择了逃离。

在月光里，这座沉睡的鱼鸡城，巨大的影子里一切都晦暗不清。

我只听见，风与静，呼吸与心跳，急促与不安。

我走出这条冗长的巷子，又步入了另一条。我满脑子只想着藏匿，藏匿，藏匿！但却在这时，身后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

恐惧刺激着我前行，未间断。随着脚步声的接近，我还是被抓住了。我发了疯似的挣扎着，但是没有用，身体被死死摁住不得动弹。我嘶哑地叫喊着：“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杀人这种事……”

“为了实现人们共同的善，必要的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我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老人冰冷的声音扼杀了我的一切念想。

鞋狗吖（王乐馨）

10. 重新回到我的住处，看着狭小的房间，我摇了摇头，随手带上门，再一次退了出去，知道大约是逃不了了，我决定去城里的街道上转转，那老人也似乎知道我的想法一般，没有再追上来。

跨出所寄宿的小楼，忽然发觉这鱼鸡城里热闹非凡，东西两条贯穿全城的长街上车水马龙，我也渐渐淹没在行人的嘈杂声中。

“听说这鸡王所办的庆生宴近日里定了位置，似乎是在那啥……城北行台？”身边小店里传出了毫不遮掩的交谈声。

“哟，这日里可不太平，我可是听说那蜀军早到了玄菟。啊……不对，现在得叫奉天了，那奉天城里还传出了要建朝廷的消息……”一个汉子端起碗酒。

“哼，这关我们什么事，我看那蜀军是不是真的敢打到我们这儿。”其余几个人倒是十分不屑。“哎这你还别说，我有个兄弟倒是跟我讲，那些蜀军的老对头可是又扑过来了，他们现在肯定又在那个什么奉天城里发愁呢，依我看啊，这个什么小朝廷可靠不住。”

我恍然才发觉这城竟是没有哪一个朝堂统治，却自己运行得如此安稳，倒是有些奇怪，不过也没有多想，刚刚在谈话里听到了蜀军，这才回忆起许久未见的高监国，想必他现在肯定是在那奉天吧，也不知华军是不是真的推到了这满洲来。

我摇摇头，继续自顾自地往走去，穿过人来人往的长街，来到了城市里更西边的地方，这里多是一些富商贵族聚集，各种园林和湖泊错落，但隔着一道道围墙，也看不见各种园林楼阁的美轮美奂。

漫无目的的继续向前，忽然发现了一片没有围墙的园林，整洁的青石板就这样和城里的泥土小路相连，我十分惊奇，缓缓步进这园林内。

静影沉璧

11. 我十分惊奇，缓缓步入这园林内。

只见有一女子正眺望亭台楼阁，生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后人有诗赞曰：

鱼鸡城内王乐鸡，胸怀大志图兼并。
扫清六合千古帝，山河一统天下平。

又有《江城子》一词赞曰：

玉骨冰肌仙子谪，绝代佳人。锦里曾游历。翠袖天寒谁可敌，画图省识春消息，昨夜小帘灯火黑，短棹烟蓑。好把鱼竿掷。柳外轻舟波上笛，西风吹老鸱夷席。

我正欲前去看个究竟，那女子却看见我，缓步前来，深深作揖曰：“久闻将军大名，有失远迎。小可是鸡王远亲王乐鸡，受封端王。”

我也作揖曰：“蜀地将军，不敢妄称名。久闻端王阁下大名，今日有幸相见。”寒暄毕，王乐鸡便邀我进园详谈。

我随王乐鸡进园，到一亭阁。便铺毡对坐。

乐鸡曰：“小可本是先王鱼王之女，名叫王乐鱼，前几天会见将军的是我的叔父，他姓吴名博物，现在是丞相。几年前，有远方的鸡派人士拜访我父亲，我父亲封他为鸡公。然而不过几月，我父亲忽然驾崩，坊间传言是鸡公下毒。这鸡公不让我继位，自己称王，便是当今的鸡王。他强迫我加入鸡派，改名王乐鸡。他还挑起鱼鸡矛盾，排斥鱼派人士。我和叔父吴博物以及广大鱼派人士都痛恨他的所作所为，恳求将军为民除害。”

说罢，令侍从抱来一只小狗。这狗毛发浓密，浓眉大眼，身长一尺，交予我曰：“此我西域之友简先生（Jane）赠与我的西域神犬，我唤它曰周泰迪。鸡王之子小星星喜爱犬类，再过几日便是他的生日宴。你借进奉神犬，趁机为民除害！”

我抱过周泰迪，抱拳曰：“端王放心，末将愿效犬马之劳！”

不日便是四月初四，小星星的生辰。我和王乐鸡共同前往城北行台，为小星星祝寿。整个鱼鸡城载歌载舞，欢庆这一盛典。一入行台，我便见到了前几天的那位老人——吴博物。他向我抛过几个眼神，我立即心领神会。

不久宴会便开始了。满是山珍海味，极其奢华。鸡王坐在小星星旁边，旁边是吴博物和王乐鸡。鸡王身长八尺，气宇轩昂，神色不怒自威。我怀抱周泰迪，在泰迪的肚下放袖剑。一步一颤，走向小星星。

我正欲抽刀刺向鸡王，吴博物突然将手中的琼浆玉液掷向地面，摔得粉碎，殷红的酒浆浸润了地毯。

旁边的众多宾客忽然站起，我隐隐看见他们的丝绸大衣下竟然是软甲。那群伪装成宾客的侍卫突然冲向我和王乐鸡，将我俩按倒在地。我手中的周泰迪摔倒在地，袖剑赫然出现。

鸡王笑道：“好个王乐鸡！竟敢行刺寡人。”

我本欲吴博物做出表现，谁知他竟谄媚地对鸡王说：“大王英明神武，粉碎了这一图谋！”

我惊诧了。王乐鸡也一脸惊诧地看向他。

吴博物笑道：“一个弱女子和一介匹夫，我怎敢与你俩图谋？”

我顿时醒悟了，鸡王此举是一石三鸟。既除去了王乐鸡，又拉拢了吴博物，还因为我是蜀国将军，又可向蜀国宣战。鸡王的小算盘我应该早些时候知道的。

那两个图谋者正兴致勃勃，讨论对我和王乐鸡的处置时，摔倒在地周的泰迪忽然爬了起来，口叼袖剑，朝鸡王猛地刺去……

小星

12. 鸡王不禁失声大叫：“咯咯嗒！”躲闪不及，被泰迪一剑刺入胸膛……

两侧的卫兵瞬时把我和王乐鸡二人擒住，戴好枷锁脚镣，押赴西鬼门外刑场。

这座刑场在城西外五里，刚出城门不久，只见南方天际出现一团尘雾，为首的是奉国豫亲王——人称“中华巡查官”。他带领数百名卫士直冲法场，鱼鸡城兵卒四散逃离。

亲王对我说：“你出走的这几天，监国大人——哦不，应该称圣上了，可是担心坏了，让我等顺着你的来路一直北上，因为顺便拿下了几座城池，所以稍晚了些，请督军恕罪。”

我问：“什么督军？”

“陛下特封你为奉天督军啊！在奉军这里，你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我吃惊地眨了眨眼，侍卫们七手八脚地把我送上马车，载回了奉天。后来在半路上听说，豫亲王大破鱼鸡城，斩了吴博物，我心里顿时踏实了很多……

不出几日，便到了奉天，我拜见了新的圣上——只见高监国头戴金翎红绒九珠顶，身披正三蟠龙袍。他亲自把我安置到抚近门外特意为我建的小河沿公馆内，我踏实的住下了。我打了两个时辰的盹，就前去崇政殿上朝了。

高帝端坐龙庭之上，说：“华军焦天泽率六十万军进犯山海关，哪位将领愿带兵出征？”
闪出睿亲王说：“督军前去最合时宜。”

未等我反应过来，高帝就命令我率领京畿 40 万人马前去作战。三天后，我抵达了前卫所，开始布防……

高宁远

13. 我率领着 40 万大军抵达山海关扎寨，入城数日，准备守城器具，制备箭矢，又致信使豫亲王率十万大军开进辽东半岛，准备从海陆两面夹击华军。

不出十日，我登上城楼观海，突然在城南远远望到一团烟尘，直逼山海关而来。我急命士兵拉起吊桥，在城上排好阵型，弓弩上弦，只备其抵达城下，便万箭齐发。

那团烟尘急急逼近山海关，烟尘中浮现出人马的影子，烟尘上伸出一根长杆，挂一面将旗，上书：华军大将焦天泽。远远望去，华军声势浩大，一眼望不到尽头，华军在离城二十里处停下扎寨。我立刻让士兵加强防备，日夜上城查看敌情。

又数日，我正在观察华军的云梯车，忽见寨门处缓缓走出一骑，马上之人头戴银盔，身穿金甲，想必便是焦天泽。

果然，他看见我在城楼上，便缓缓向城下走来，我示意士兵不要放箭，也骑着一白马，放下吊桥，不带兵器，去会见焦天泽。

焦天泽见我，开口便说：“来着可是奉天大督军？”

“正是。”

“久闻公之大名，今日有幸相会。我大华带甲六十万，足足多你们二十万，且良将千员。量汝等腐草之荧光，何等比得上天空之皓月？你若倒戈卸甲拱手而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岂不美哉？”

“呵呵呵哈哈……”我冷笑道，“我原以为你身为华军大将，来到城前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

没等我说完，城上响起一声怒吼：“尔等粗鄙小人，怎敢在我督军面前大放狂言！”

同时，传来一阵空气被划开的声音，紧接着，一根箭矢射中了焦天泽的坐骑。他被掀翻在地，爬起来，指着我怒骂道：“尔等无礼小人！古语有言：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尔等竟做出如此卑鄙之事，小人不足与谋！”一边骂一边往寨里跑去。

我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大汉拿着一把强弓，正望着焦天泽逃窜的方向，他走下城墙，跪在我面前说：“小人名叫小星，只是军中一名军校，而今触犯敌军大将，恳督军以军法处置。”我为他所折服，上前扶起了他，并封他做副督军，掌管二十万大军，他便连声道谢，不在话下。

不出数时，果然看到焦天泽整顿军马，我便在城楼上排兵布阵，准备迎敌。

第一日清晨，果见华军呈排山倒海之势逼近，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扛着长梯，军中推着高耸的云梯车。我急命弓弩手放箭。刹那间万箭齐发，铺天盖地，瞬时华军就死伤惨重。

我见势大喜，正要命令放第二发箭时，突然天空乌云压顶，眼前飞沙走石。完全看不见了远处。

此时，一排勾梯已经抓上了墙边，华军已经爬了上来，紧接着便是攻城的投石与火箭雨一般的打来。

军中大乱，弓弩手四散奔逃，只有小星率领着一群壮士拿着大刀长枪与华军搏杀。楼下吊桥也不知被谁放下，华军的骑兵正在冲击着我们的防线……

正在每个人都深感绝望之际，突然云雾大开，砂石飞去。城墙上的华军大惊失色，许多都跳下了城楼，余下的尽数被我们斩杀。我极目望去，只见右侧的燕山上冲下来一队又一队的骑兵，突破了华军的侧翼，中军的将旗已经折断，小星也率领着大军杀了出去。

华军见此溃不成军，急往大寨溃逃。却发现大寨处也杀来一标人马，华军群龙无首，杀的杀降的降，六十万军队被尽数剿灭。

原来，鱼鸡城被拿下后便依属了奉天，当地百姓都称我为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英雄。当鱼鸡城听说华军大军压境，我要率兵出征时，志愿组织起了十万的大军，由王乐鸡奉领，南下翻过蒙古高原，从燕山下来奇袭华军。

此时，焦天泽正在军中做法，没想到有这一队人马杀来，其猝不及防，被王乐鸡一刀人头落地。

正值此时，豫亲王率领的十万大军横渡渤海，从后奇袭了华军大寨，造就了三面夹击的奇迹。我与他们两军与降军合为一军，数达百万，继续向南讨伐……

自然选择



天下三分形势图

14. 此时，夸克坐在大殿中的龙椅上，面沉如水，下面的各位大臣都低头不语，唯恐在此时惹怒了他。

焦天泽一军溃败之事，他已知道了，60万大军毁于一旦，他又怎能不怒？

“众爱卿何人愿出征与奉军交战？”他沙哑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人回应。

夸克大怒：“难道我华国已无人焉？！天亡我华国焉？！”

忽然，门外传来一个声音：“夸克不必如此悲伤。”

夸克定睛一看，原来是蜀国大臣唐梦蝶。

唐梦蝶道：“今日我前来，是希望与贵国联手，共抗奉国。我有一计，可破奉军……”

夸克听后大喜：“既然如此，我们便团结一致，共抗强敌。大将军俊鱼何在？”

“末将在！”

一位身高八尺有余，彪悍健壮汉子跳出。

夸克道：“我今日封你为护国大将军，率30万兵马，与蜀军一同与奉军作战，只许成功，不许败！”

“是！”

我与豫亲王率领百万大军一路向南攻去，先后攻下唐山和天津，又进而占领保定、石家庄等地，势如破竹，矛头直指华国都城洛阳。

我见这一路以来，并未遇到什么阻拦，不禁起了疑心：“华国虽然60万大军被破，但还是有些底蕴，不应如此颓废，这其中可能有问题。”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豫亲王，他却认为华国已是穷途末路，根本不足为惧。我的担心却是有增无减。

到了邯郸，我建议绕过太行山脉，先跨过黄河，攻克郑州，再取洛阳。可豫亲王立功心切，执意要穿过太行山脉，从洛阳西侧出其不意发动进攻，我只得听从。

行军数日后的一天傍晚，我军刚刚翻完一座大山，正筋疲力尽，准备休息。我发现林子中出奇的寂静，听不见一声鸟叫，太阳也比平时落得早，林中的光线渐渐变暗。

忽然，四周传出一阵阵急促的战鼓声，空中顿时阴风怒号，飞沙走石，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一支支箭矢如雨点般从空中落下，不少还在恍惚中的士兵中箭倒地。大量敌军从四周的山坡上向我们发起冲锋，正挥着刀、举着弓，呐喊着冲杀而来。

我军瞬间乱作一团，将士们匆忙抵抗，想打退敌军，但成效甚微。敌军把我们分成好几块，厮杀激烈，我军因疲惫和恐慌明显不敌，越来越多的士兵死于刀下。

见此情景，我不得不下令撤退，带领一部分军队突出重围。战乱中，我看见豫亲王、小星和王乐鱼都率兵成功逃脱。

我率兵刚逃出山中，四周又出现大量敌军，将我们团团围住。我大惊失色，正想着如何逃脱。

这时，敌方冲出一骑，转瞬来到我面前，叫我拖下马来，又一掌叫我拍晕……

待我醒来，发现自己处在一间小房子内。

忽然，门打开了，两人从门外走来，其中一位道：“奉天大督军，我们又见面了。”

我一看，竟是蜀国大臣唐梦蝶。

另一位道：“我乃华国护国大将军俊鱼，今日使是我生擒了你这小贼！”

我疑惑道：“你们怎么到一起了？”

“我国与华国已结为联盟，共抗奉国。”唐梦蝶缓缓说道。

我大惊，心想：“蜀国和华国结盟，实力增强不少，我国必然更难对付他们。”

唐梦蝶看了俊鱼一眼，俊鱼退出门外，关上门。

唐梦蝶向我说道：“你可知我们为何清楚你们会来到此地？”

我疑惑地摇摇头。

唐梦蝶笑道：“谅你也逃不出我股掌，告诉你又何妨？其实，我曾告诉过你，你带来的那本古书有很大用处，因为这本书记载的正是我蜀、华、奉三国之间的历史。虽然有你这个变数不在其中，但你却并未起到大作用，我仍可由古书上的线索了解你们的行踪。当初高监国带你出征时，我曾暗中派人潜伏在你旁边，趁战乱之际偷走了你的古书，不信你自己看看吧。”

我赶忙向怀中掏去，却只是掏出一沓白纸，大惊失色！

我不禁后悔道：“当初看到高监国气死夸克一幕，我就应该想到的，实在是可惜呀！”

唐梦蝶看我懊悔之状，不禁又大笑，又道：“你今已落魄至此，不如归顺我国，与我们一起光复汉室，待到一统全国之时，高官厚禄、美女珍宝应有尽有，何必逆天而行？”

我冷笑道：“我意已决，此类话语，丞相不必多说。”

唐梦蝶叹息着说道：“我已命大军分三路向奉天攻去，奉国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你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出去了。

我一个人在牢房中，分析着战场局势，发现对奉国极其不利，我不禁担忧起来。

晚上，我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

我凑到门边，只听外面说道：“大督军，我是这里的守卫。我原是奉国战士，被俘后做了一名守卫，今有幸遇到大督军。现在外面无人，你走吧，我不追你。”话毕，门开了。我向其感谢，问其姓氏，他只答是鞍山人，便别催我快走。

我出门，发现已是晚上，月极圆，我略微辨认方向，便向东北方向跑去。约莫一个时辰后，我停下休息，忽然发现身后有数十骑跑来，将我围住，原来是唐梦蝶发现我逃跑后，及时带兵追来。

唐梦蝶看到我后，笑道：“你终究还是逃不出我的掌心啊！”说着，便向我逼来。

这时，远处传来几声狼嚎，唐梦蝶脸色大变，惊喊道：“难道是他？！”

话音未落，一匹大如豹的狼从人群中窜出，一下扑倒了唐梦蝶的坐骑，其他人也都受到了狼群的攻击。

混乱间，我看见一人骑着一匹大如虎的狼向我奔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将我带来的少年。他一把把我拉上狼背，与群狼瞬间隐没在森林中。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来到一处山洞。少年带我走进山洞中。

我不禁向他问道：“你到底是谁？为何要将我带到这里？”

他答道：“我乃天眼狼，你可以叫我昆。当今天下三分，三国争雄，百姓生于水火之中。我不愿此事发生，便趁唐梦蝶召唤古书之时也将你带来，希望你能杜绝此事发生。”

说完，他转身深入洞中，拿出一个玉盒交给我。

昆哥

15. 那玉盒闪出一片白光，我瞬间感到头晕目眩，恍惚间，周围的一切变得扭曲，眼前也逐渐变得黑暗。

我猛然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这里是哪？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隐约记得自己打开了一个玉盒，就来到了这里。我不适应这里的一切，我的头莫名的胀痛，感觉自己已经无法行走。

轰的一声，我瘫坐在地。

周围的行人迅速围拢过来，纷纷问我有没有事，有几个人拿着手机对我拍照，却没有一个人来扶我。

人群渐渐散去，我感觉好多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仔细看看白天没能仔细看的城市——这不正是我的家乡吗！我回想起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天下三分的时代，如今又穿越回来了。

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走了过来，哦，他是昆。昆坐在我旁边：“你可能不明白我的用意，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记住，找到一本书，叫《天下三……”

昆还没有说完话，便消失了。“昆！要找到什么书！我到底该怎么做！”

奇怪！我明明在自己的时代，怎么会感到不适应？

我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多日未见的父母正在吃晚饭。他们看见我，突然把我抱起：“儿子！你哪里去了！以后咱们家，有事好好说，可不要再离家出走了。”“我没有生气，我还有点事先回房间了。”“儿子吃点晚饭吧……”

我无心去吃饭，昆到底说的是什么书？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的朋友锴是一个博学的人，我找到他。向他诉说这段时间的经历。“哈哈！笑死我了，”锴不停地笑道，“就你？还被封为奉天大督军？”

“我没有骗你，我是认真的！”

“好了好了，不和你争了，不过说到那本书，我倒知道有几本，这样吧，明天下午去图书馆找找。”

就这样，我们约定去图书馆。

的确有好几本书名类似的，但都不是我要找的。我十分心急。我逐渐丧失了信心，这时，一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天下三分》。我迅速浏览，发现与我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很像。我发现一行字：得三国之神玉者，安邦天下。

神玉？这又是什么？

锴解释说：“神玉是盘古开天辟地的产物，具有无穷的力量。天下几分，神玉就会被分成几块，传说拿到一整块神玉的人，便能得到整个天下。”

我抬起头，远处是一个神秘的身影……

黄俊杰

16. 忽又一阵眩晕，眼前似乎浮现出我刚拿到古书时所见少年的身影，他在光怪陆离的背景中笑了笑，一闪而逝。

猛回头，顿时清醒，锴与图书馆的经历就像一场梦，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天空。狼狈地爬起来，发现我躺在一间略显奢华的房间里，挣扎的下床，那股眩晕感又席卷而上，浑身酸痛，缓缓推开门。

出乎意料的，这竟是一片园林，心中一阵疑惑，向外走去，在湖边亭台中，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豫亲王与小星在亭中对坐，眉头紧锁，见我来，起身相迎。

“你醒了，感觉可还好？”亲王对我忽然到来并不是很惊讶，递过一杯茶。

“已经没事了。”我接过茶。

“我明白你想问什么，自从十一天前在太行山大败，我们有幸逃脱，那华军穷追不舍，一路打到这山海关。”一旁的小星开口，面色低沉。

“山海关！”我心中猛地一震，“怎么会退得这么远？天津和唐山不可能丢得这么快！”

“都怪我，被那该死的华军偷袭了，几十万将士埋骨他乡。”亲王眼帘低垂，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此时眼里尽是落魄与自责。

小星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太行一败，我们退守天津，原以为华军会惧天津城难攻，不再追击，谁料他们敢直攻天津，在城下推出数十个铁制的长管，点火竟能轰鸣，所射石球仅数天内就攻破了天津城的城防。”

我万分惊诧，这是后世的前装火炮！华军怎么可能制造这种彻底改变战争的武器，我到这世界以来从未见过一件热兵器，火炮突兀地出现在冷兵器时代，使我心中一紧，现在看来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就只有那被唐梦蝶偷去的古书了，莫非是其中所记载？

内心的推测使我愈发紧张，跨时代的技术必定会彻底扭转战局，现在谁也不知道古书中还记载了什么，而华军又从中间得到了什么。

“天津城失守之后，我们退到唐山。”小星继续说道，“而唐山城也没有撑多久。”

“也正是在我们撤军唐山的时候，一位少年把你送了过来。”亲王说。

山海关外三十里，一支战意高昂的队伍直奔而来。

“将军，前方三十里处就是山海关。”一位神情略显激动的侍从走上前去。

唐梦蝶和俊鱼坐在马车中，听到侍从的报告，心情更好了几分。

俊鱼大笑：“哈哈，我看这奉军还想借城池龟缩多久。”抓起案桌上的酒壶一饮而尽。

“这次倒是多亏了那古书，我军才得以铸造出这等神兵。”唐梦蝶从案上拿起一本封面略显斑驳的古书，再次翻看起来。

“对了，照着古书记载，此神兵似乎是叫——火炮。”唐梦蝶拿着古书，念出这个略显拗口的名字。

“不管它叫什么，这东西属实是攻城利器，依我看，之后打山海关，三日之内必破此城！”俊鱼豪爽地拍拍桌子，起身朝车外走去。

.....

战火将至的紧张气氛这几天里已经席卷了整个山海关，特别是那华军攻城神兵的消息不知从谁的口中散播开来，山海关内一时人心惶惶。

此时城北的一间军帐里，迎战华军的作战会议已经召开。

“末将以为这山海关守不得！”一位年轻的将领沉声道，“华军的攻城武器想必各位也是见识过了，我以为凭借这山海关的城防，远远不足以抵挡。”

“荒唐！我们从天津退到了山海关，一退再退，现在我们如果弃城而逃，那我们身后的就只有奉天城！”满头白发的老将厉声反驳道。

在此之后，嘈杂的争吵声也从军帐内各处响起。

“都安静下来。”亲王沉声道。

小星站起身来，双手撑着桌面，面色严肃。“按照最新的消息来看，华军现在距离山海关只有二十里，他们刻意放缓了行军速度，就是为了有关攻城武器的消息在城里散播，让山海关不攻而破！”

首座的王乐鱼也是眉头紧锁：“当务之急还是了解那所谓的攻城神器，华军前不久放出消息，这武器的名字，叫火炮。”王乐鱼也顿了顿，念出这个拗口的名字。

“根据前两次的交战，我们也大致可以推测出这种武器通过远程发射石弹摧毁城防工事，外面看来是生铁所铸造，里面填充一种奇怪的粉末。”

王乐鱼念出的名字使我更加紧张，华军果然从古书里面了解到了超越时代的技术！不过从她的描述里来看似乎并没有发展成定装火炮，但凭借这几门火炮撕开山海关的城墙早已是绰绰有余。

“那本古书原本是属于我的，我算是对这种武器稍有了解。”我紧张的从军帐的一角站起来，面临大军压境，我不得不挺身而出。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亲王等人也是面露惊讶之色，侧目看过来。“既然你有所见解，那就跟诸位讲一讲吧。”王乐鱼开口。

“那种武器，也就是火炮，它的结构确实是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

军帐内所有人的注视使得我说话间紧张的微微有些发抖。

“而最重要的粉末，照他们火炮的形制来看，应该是黑火药。”

听到这个奇怪的名字，众军士更加疑惑。“照你所说，这个所谓的黑火药就是火炮的制作要点所在？”一位年轻的军官打断我的话。

我略微皱眉：“是的。”

“那这黑火药究竟如何制得？”听到这个关键的问题，所有人都屏息凝神，面色严峻地望着我。

似乎是有了掌握知识带来的快感，更加严肃起来的气氛里我居然没有再次感到紧张，神秘地笑了笑，语气平淡地说出了决定全城人生死的判决：

“一硫，二硝，三木炭。”

静影沉璧

17. “这三者啊……”豫亲王回答道，“木炭咱们山海关内就有几万斤，其他两种东西，不知道哪里有。”

左翼将军肃亲王（人称凤尾君）说：“我老家是盖县的，那边有很多硝石，如果加紧开采，三天之后水运跨过辽东湾，能运来数千斤。”

前军将领智亲王说：“奉天城南 200 余里，有多处温泉，三日之内可得硫 500 余斤。”

“好，那就麻烦诸位联系当地官员了。”我回答。

为了安稳民心，睿亲王又命令将士印制传单，稳定民心。又令鞍山铁厂赶制炮管，安东纺织工场织炮驮，五日之后俱到。

此时，华国大军已将关前围堵个水泄不通，等到最后一筒炮安置好，我和豫亲王下令打开关门。

华军不知是计，几十万军士一股脑儿蜂拥进城，等他们进得差不多时，隐蔽在关城四处的奉军将士炮火齐射。敌军惊慌失措，往城外跑去，此时，有被踩死的，有被踏死的，有被炸死的。

睿亲王拍手叫好：“好一个瓮中捉鳖之计！”

我和睿、豫、智、肃四王遂点二十万精兵，五营负炮，乘胜追击。取唐山，夺天津，占保定，降邯郸。前军已驻于桃花峪处黄河北岸，待后备部队至，便准备渡河。

两日后，肃亲王自鲁北行省调来数十艘大船渡河，是夜，奇袭郑州。翌日，行至洛阳城下，将其团团围住。

夸克大惊，急忙召开军事会议。

唐梦蝶说：“没有关系，我们的火炮自上至下攻击力仍然很猛，并且我们求援地方，蜀国当然也给予一定的兵力支持。”

夸克即令太原圣部、济南萧部，合肥嫡系军和南京徐艺城部拱卫洛阳城。两军交战七天七夜，济南军已经赶到，我察觉不妙，率军西上三门峡，驻于济源。

不过几日，有探子来报：西伯利亚骑兵南下克太原军，即将与我会师。我大喜。

又闻华军上溯黄河，即至济源。我便令小星炸决小浪底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河水冲下，华军溃不成军，河水一路南下，以水代兵，洛阳、汴梁、济南等大城皆被冲垮。

夸克南逃至南京，唐梦蝶逃回广汉。

我命令智、肃南下攻武昌、长沙；我与豫、睿追夸克，进击南京。我军在江阴横渡长江，拿镇江，兵临南京挹江门下。我军将城楼毁掉，直入南京行宫奉先殿。夸克早已携徐残部逃往福州。在南京休整几日，又分兵取安庆、杭州；西路军也攻克了武昌、长沙。

公元1668年2月，夸克逃往台湾，史称后华。

3月，占领广州。

5月，我军会师长沙，翻越雪峰山直取贵阳，占领昆明、渝州，我饮马于金沙江。

6月，高帝亲自率领十万大军破剑门，与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准备一取广汉。

廿日，围城合攻。广汉此时已经是一座孤城，唐梦蝶携幼主降，献大蜀神玉。蜀国残余逃至缅甸、身毒一带，建立后蜀，定都仰光。至此，除台湾外，大陆已无华或蜀残存势力。

8月，诱降吐蕃、蒙古、大理、高丽、西域。又占领斡难以北、勒拿以东数百万方土地。奉国成为大一统国家。

1669年新春典礼，高帝说：“从火炮这件事来看，我们奉国的科学技术属实应该提高，要领先世界！还要在1670年之后探寻其他国度！督军，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你可是这方面的强人，就交由你来办吧！”我欣然接受。

高宁远



奉国一统形势图

18. 自我接旨奉命督查科学技术以来，就开始翻找这方面的资料。我惊奇地发现，这有四千年履历的文明大国，有关科学技术的记载却是异常的少。我心急如焚，整日在府里钻研查找资料。

一日深夜，三更已过，繁星四点，我仍坐在案前，案上是已被我翻的韦编三绝的书籍。

忽然，我一阵眩晕，眼前忽然又闪出了那位少年的影像，他背着手，背对着我。我正欲上前看个究竟，那少年忽而又不见了，只见地上有一本古书，我拾起一看：《天下三分》。

我惊醒过来，少年和古书忽然又化作了烟云。我借着昏黄的灯光，眯起眼睛，盯着案上的一本古书，那书皮有些陈旧，里面的书页却是崭新的。我轻轻捧起古书，用手拂去表面的灰尘，才看清了表面的字——《天下三分》。

我有些疑虑，这本古书是何时回到我身边的？当时在军旅中被唐梦蝶派人偷走，如今却失而复得，许是奉军攻破广汉，将这本书送到这了吧。

我抿了一口浓茶，翻开《天下三分》。这本书前面的情节都是在描述奉国如何一统三国，我是历史的亲历者，于是便直接跳过，快速翻着书页。

忽然，从书页里飞出一张白纸，落在地上。我急忙弯腰拾起。正是此时，案上的油灯忽然熄灭。借着微微星光，我隐隐看见了那张白纸上的字：蒸汽机制造图。

一年后，抚顺煤矿。

我和高帝站在露天煤矿场边，看着高耸的烟囱喷出一股黑烟，将天空染成黑墨色。工人辛勤地推着矿车，将一块块煤块运出。

这一年来，我根据那张图纸的指示，走进了铁匠铺，将传统的冶炼所用的风箱和水排进行结合，成功制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蒸汽机。在高帝的批准下，我组织勘探发现并开采了抚顺煤矿，今天是煤矿开矿的重大日子。

高帝一边咳嗽，一边赞许的对我说：“爱卿的这个蒸汽机的好，开采了这么多煤矿，为以后工业发展提供了食粮啊。”

我说：“这还要得益于皇上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不过臣有一事相请。”

高帝戴上了口罩，绣着金丝、洁白的布料瞬间边蒙上一层墨黑的煤灰，他又开始咳嗽：“咳，爱卿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我说：“恳请皇上能将土地收归国有，取缔土地私有。”

高帝瞬间停下了，诧异地说：“爱卿此举是为何？咳……刚刚平定天下，将土地收归国有恐怕会激起反抗吧。”

我坚定地说：“皇上您看，抚顺煤矿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国库还剩下多少钱？其中留给工业发展的又有多少呢？”

高帝有点迟疑，缓缓地说：“这……咳咳，此举也未尝不是好方式，那如若有的反对如何？”

我说：“将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时，如若要保留自己的那一份土地，就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税，皇上您看如何？”

高帝眼中似乎放出一道光，连连叫道：“此举实在不错，朕明日就去办。”

又是一年后，在抚奉铁路上。

我和高帝、小星、王乐鸡共同坐在抚奉铁路的第一趟列车上。这条铁路是我国的第一条铁路，蒸汽机车发明后，立即修建了这一条铁路。

火车拉响汽笛，车轮哐当作响，满载乘客，向抚顺开去。对面不时驶过一辆满载煤矿的火车。

高帝说：“这蒸汽机车极大改善了交通能力，再也不必骑马了。”

主管土地改革工作的小星汇报说：“报告皇上，土地改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国库充盈，收获了一大批土地。”

高帝赞许地说：“好！这个土地改革也的确是好。王乐鸡，以后你主管工业，我拨一大批资金给你。”

小星忽然发问：“皇上，目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应该怎么办，要是再持久拖下去，恐怕动乱少不了……”

高帝有些犯难，头上隐隐沁出了一滴滴汗珠，他迟钝地说：“这……恐怕也不太处理好。”

缄默的我突然开口了：“皇上何不在当地修建工厂，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去工厂工作，发给他们工资呢？”

王乐鸡说：“如果把工厂全由国家经营，我们也管不过来。”

我说：“那就让私人承包！”

抚顺站到了。望着一年前还只是一片荒地，而现在已经工厂遍地，烟囱轰鸣，浓浓烟雾蒸腾，工人忙碌的抚顺城，我不禁心中长叹：历史进入了新时代……

小星

19. 火车上冒出的浓烟渐渐淡了下来，列车平稳地停在了抚顺站。身着龙袍的高帝徐徐地站起，走向了月台，我也随着高帝走下了车。

月台上，两排卫兵笔直的立着，见到我们，立即立正敬礼。

我看着他们头上整齐的制式钢盔，心中一股天下我造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不多久，我便感到了不对。四周士兵的甲下，露出的竟是粗麻布衣，再看那脚上，有的穿着布鞋，有的竟穿着草鞋。呈现出一股古今搭配的滑稽之感。

我却意料到了这其中的不对，高帝去视察当地的工厂时，我使叫了一名熟悉当地的基层官员，带我到看看。

果不出我所料，田间，农民仍是有的挥舞着锄头，有的挑着粪桶，再走进村里一看，透过窗户，每家屋内仍是一名妇女在跪坐着，摆弄着纺车。

我大吃一惊，随即连声懊悔。

过去两年，我大力发展重工业，军火工业，使国内主要城市都通上了铁路，煤铁产量大幅增加，军队也开始使用了初级的热武器。但我却忽视了百姓的民生，在城市工业蓬勃，一副近现代城市模样时，乡村仍是男耕女织的封建式生活。重工业生产只是满足了国家的需要，并没有抓住市场和人民的需求，当前竭力发展重工业，只是在穷兵黩武加速死亡罢了。

我赶忙以病为辞乘火车快速回到了奉天。开始准备一个发展轻工业的计划，上奏高帝，请求放缓重工业，大力发展轻工业。

我在居处绞尽脑汁数天，终于写足了一份十万字的奏章，上朝之时，我立侍在高帝旁，正准备上奏时。突然，一骑飞马急速驶来，马上之人翻身下马，手拿长卷，跪在高帝前连声叫急。

高帝起身拿过卷轴，阅读了一番，脸色突变，突然起身下令侍卫把我关进死牢。

我跪倒在地，不知所措道：“臣不知犯了何罪，恳陛下细数臣之罪名，臣洗耳恭听。”

高帝把卷轴递给侍卫，说：“你自己看吧。”

我一看，几乎惊倒在地。

原来，农民成为工人之后，农业丧失了劳动力，当一片近现代城市工业蓬勃的景象时，农村仍是男耕女织的封建式农业。而纺织业，化工业，化肥工业，食品生产加工工业等轻工业也从未被重视过，又因传统轻工业劳动力丧失，导致城市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同时城市的工厂生产出的重工业产品人民没有需求，产品也没有市场，私有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去土地又失去工作，纷纷起义。那些有工作的工人因为生活水平降低也纷纷罢工要求减工加薪，天下大乱。

我看后长叹一声，无怨无悔的被关入了死牢。我半闭着眼卧在茅草上，脑中想着天下大乱的景象，痛苦不堪。我随手拿起一个碗，向墙上狠狠地掷去，捡起碎裂后较锋利的一块，准备以死报国时。一个黑影突然闪过铁窗前，我抬头一看，黑影早已消失，地上却留下了一本书敞开在我面前。仔细一看，正是《天下三分》，那本厚重的古书摊在我的眼前，上书——珍妮机与工业合成氨……

自然选择

20. “是谁？！”我赶忙爬到铁窗边向外窥望，夜色如墨，没有一个身影。

“这《天下三分》，难道是昆？”

想起昆对我的帮助，说不定真是他。但此时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全身心地开始研究这本书——能使我摆脱困境的书。

“珍妮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用它可以大大提高纺织效率。可这氨……”对于我这样一个每节化学课都在写数学的人来说，要想起氨的用途确实是有点难为人。

正当我苦思冥想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两个守卫在聊着现在的情况。

“今年虽然派了人去种地，但收成还是不太好，粮食不够吃，百姓估计又要造反了。”

“是啊，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粮食增产就好了。”

收成？粮食？增产？一语点醒梦中人。

“是化肥！氨可以用来做化肥！”我兴奋地大叫。

门外的时候也听到我忽然大叫，吓了一跳，赶忙喝止。

我趴到门边向守卫说道：“两位弟兄，我想出来了解决我国当前危机的办法，请你们通报陛下！”

“哼，你看看你到我们国家搞成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你的鬼话？”

“这次确实是我的错，可我战时率兵出征，战后建设国家，为国尽心尽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拜托你通知陛下，请他务必前来，我定能解决问题！”

抑或是看着我坚定的目光，抑或是想起我昔日作出的贡献，守卫犹豫再三后，终于同意了。

我松了口气，开始研读《天下三分》。经过一夜的苦读，我总算是大致了解了珍妮机和氨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方法。

第二天，高帝来了。他面沉如水地看着我，冷冷地说道：“你说你有办法解决我国目前的危难？”

“是的。”我坚定地说道，“目前我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民生情况，过去我们大力发展重工业，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军事和交通水平，开采获得了大量资源。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百姓的生活状况，许多人民依旧生活在穷困之中。兴办工厂后，生产的产品又卖不出去，赚不到钱，人民失去了土地又失去了工作，实在活不下去，这才揭竿而起。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科学院大门

高帝微微颌首，看我找出了问题的关键，面色缓和许多，问道：“那要如何解决呢？”

我回道：“为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可以使用珍妮机和氨化肥，为售卖产品可以出海开拓市场。”

“珍妮机？氨化肥？”高帝疑惑地问道，“这是？”

我向高帝详细解释了他们的制作方法和用途，高帝龙颜大悦，立即赦免了我的罪，任命我为科研救国首相，让我立即着手制作珍妮机和氨化肥。

我一当上科研救国首相，立刻找来大量工匠，按照珍妮机的图纸做出了大量珍妮机，又指导妇女们使用。不到两个月，珍妮机就已经在全国推广，大大增加了我国纺织布料的产量。

我又用我仅存的化学知识，通过氧气与氮气的沸点不同，在低温的环境下收集大量液氮，再通过拉瓦锡枪管实验收集大量氢气，将它们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反应出氨气，进而制造出大量氨化肥。使用的第一年就效果显著，粮食产量增长一倍有余，粮仓又变得充盈起来，百姓的吃穿问题都得到了彻底解决，社会也恢复到了和谐稳定的状态。

高帝看着人民的生活不断变好，不禁对我赞赏有加：“爱卿，多亏有你，国家才能重新繁荣起来呀！”

“谢陛下夸奖。臣还有两事相报。”我回道。

“什么事？”高帝问道。

我说：“现在我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很大发展，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认为我们也应发展航海业，不仅可以增加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学习别国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使我国更加强盛。而且我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华国所占领的地区还没有收复，而此处又是在海岛上，固然是需要海军力量。由此可见，发展航海业势在必行。”

高帝听后连连点头：“说得好，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向世界开放。台湾，也一定要收复！”

说完，高帝又向我问道：“你应该知道奉国、华国、蜀国各有一块传国神玉吧。”

我心中一惊：“这不正是昆要我寻找的三块神玉吗？高帝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我答道：“臣听闻过，据说得到三块神玉的人能够一统天下。”

高帝听后笑笑，说：“昔日我曾得到过高人指点，告诉过我三块神玉的故事，他让我等时机成熟时将此事告知于你，他说只有你能够明白，我是怎么都看不懂这神玉。今日我便带你去看看。”

我心中惊讶万分，无数个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却又无从解答。

我跟着高帝在宫中绕来绕去，最终来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高帝推开一扇活动的石门，出现了一条通往深处的道路。

我和高帝走下去，来到了一所密室中，只见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华国和蜀国神玉。

忽然，我看到了……

昆哥

21. 我看到了三块神玉，上面分别标有奉、蜀、华。我胡乱摆动了他们一番，突然，他们合成了一块圆玉，上面标注着奉。不过，只见这块玉右下边少了一块。

我自言自语道：“莫不会是……台湾？”

高帝点点头：“也许真的是呢，果然只有爱卿你能看懂！”

“看来要把后华收回，才能使这一整块神玉完整，而且——臣还听说过一个故事，如果拥有一整神玉，就能一统天下，看来的确如此。”

高帝听了，为之一震，带着我出来了。过了几天，高帝在大政殿召开大会，他说：“古人云‘要致富，先修路’。朕发现铁路是一个好东西，既舒适又便捷。”

他咳了两声，继续说，“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奉天、天津、南京、福州四座工业城市，理应有铁路联通。那么，我们如果以首都为核心，那么就应该先连接天津，这样也方便了山海关内外的沟通。这条铁路就命名为奉津铁路吧，足有 1200 里长，诸位爱卿认为谁负责这重大工程最好？”

不消说，所有人都认为应我来担任总工程师，自然高帝和我也是意料之中。散会后，我便开始着手建立奉津铁路公署，以便于研究建设和未来的管理。

我便开始研究，首先，连接的是两大重要的工业城市，所以应当建设为复线铁路，我初步定为四条线；其次，奉天站的小编组站不足以应付如此大的运载量，需要新建编组站和火车站，选址和建设还有待我考虑；还有一点，途中要跨越辽河、滦河等较大河流，需要建设大跨度、防汛能力强的桥梁，对于我国目前是一个考验。

我——还有我的徒弟小星通宵查阅图籍，我决定在高道口南开工改扩建大型客货运组站——奉天站。还在奉天小北边门外三里建奉天北站，起到联系奉抚、奉津的作用，也为以后铁路线北上做好准备。奉天城这边准备好后，我又启程考察其他地方。

第二天，我抵达辽河巨流河段岸边，此处的辽河有二里地宽，由于跨度稍大，我便命令奉天水泥厂浇筑 30 根长 20 米的实心混凝土桥柱，还有诸多龙骨。在桥两边，设置巨流河站，这样就可以削窄桥宽，降低施工难度，使得原定的四线在桥上缩为两线。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奉天-新民段就正式开工了。

接下来我又前往了凌海，考察了大凌河岸，也如同巨流河，设置了凌海站。我接下来前往山海关，在山海关南侧引出铁路，设一座中型编组站——山海关站，负责关内外的铁路运输交接。滦河也如同辽河一般。

最后，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我在天津海河东岸选址建设天津火车站，在城东军粮城设立编组站。

至此，全线正式施工。

过了几个月，我正在研究奉天至大连的铁路线时，小星说：“大人，高帝说，现在全国上下一派欣欣向荣，应当使城市大力发展制造业，农业城镇慢慢转型为农产品加工工业城镇。”

我想了想，立马动身去见高帝。

见了他，我便张口：“皇上，之前在我未能解决好工农业矛盾的时候，经常会有农民起义，起义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他们有饭吃。所以只要没有天灾，我们应当保证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所以，臣请愿全国丈量土地，耕者有其田。”

高帝挠了挠龙椅，说：“爱卿想法独到，深得朕意，只是，那地主若是不愿意，可如何是好？”

我答：“不得人心的人，百姓也不会支持他们。安抚他们也好办，我们支援他们资金，让当地的老百姓把部分余出的农产品交给他们，让他们办厂然后加工成农副产品，这样就互利，谁都能吃饱穿暖有钱赚。”

“这个提议甚好，只是，官府文书送信颇有不便，即便是部分通铁路的地方，也要一日之后才能传达。爱卿能不能想想办法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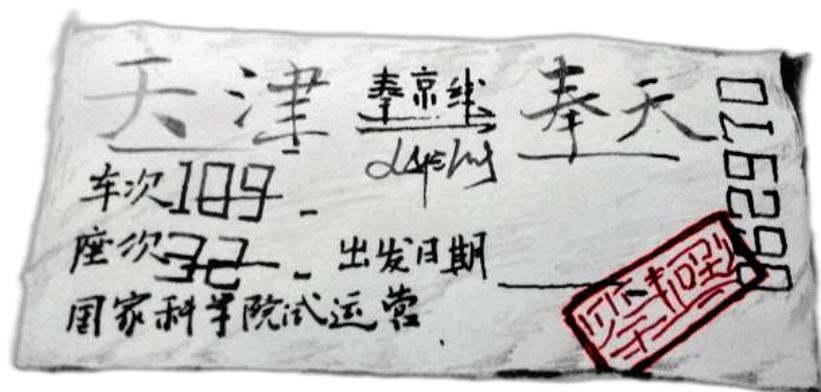
我口上答应，心里却是一团糟。这些玩意儿我可没有学，思考之时，我忽然被一阵奇风刮走，后来慢慢落下，不知竟来到了风雨坛，那里有一个神秘的身影——昆。

不容分说，他把我带到了现代，我又见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景象。

他将我带到一间神秘的屋子，搬出一口大箱子，说：“这里有电报机、电报线、电话机、电话交换器、电话线等诸多通讯工具，凭借现在你们那边的技术，批量仿造一部分还是没问题的，你就把他们带回去吧！”正说着，我抱着大箱子迷迷糊糊的又回到了风雨坛。这并不是梦，我还是抱着那口大箱子，又回到了奉天。

第二天，我就向高帝交差。他非常满意，立即让奉天电缆厂、奉天管件厂、奉天仪器厂开始仿造。

不出一个月，全国各地市级政府就全部配备了电报机和电话。正所谓双喜临门，奉津铁路全线贯通，设计时速 60 千米每小时。高帝立即决定乘坐首班列车。



车 票

第二天上午六点，我们在奉天站上车。这次，月台上和列车上的卫兵和上次远远不同了：整齐划一的呢子大衣，金色的嘉禾在两肩缀满，军衔靓丽，有的奖章璀璨，都脚踏小黑牛皮鞋，束挂带，顶钢盔，背制枪。上了车，列车缓缓启动：皇姑屯站、裕国站、马三家站、巨流河站、新民站、大虎站、沟帮子站、凌海站、锦州站、兴城站、前所站、山海关站、昌黎站、唐山站、军粮城站、天津站，还有众官惊叹、帝后欣喜的辽河大桥、滦河大桥等工程。

到了天津站，高帝向奉天站发了一封电报，不过五分钟就收到回信。百官共贺。此时为 21 点整。

在天津逗留了一阵，视察了一些工厂，就回到了奉天。我向高帝提出发展教育，他欣然同意。我便引入各方人才，成立了东北大学、奉天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和福州大学等综合性高等学府。

与此同时，我也在忙着设计奉天-齐齐哈尔铁路、奉天-大连铁路、天津-南京铁路、南京-福州铁路等等，不知不觉中我新添了华发……

高宁远

22. 我逐渐早生华发，神色因日益操劳国事而憔悴。高帝见我这样，便嘱我道：“你的功劳也很大了，这几天先停停吧。”

我领了命，闲居在奉天郊外乡野，整日吟诗作赋，生活悠闲自在。

忽有一日，我正在乡野别墅前晒太阳，忽然看见渺远的田野上飞起一团烟尘，那团烟尘走近来，我才看清原来是朝廷的快手。

那快手下了马，焦急地对我说：“皇上有命，恳请丞相立即出山！”我来不及问究竟是何等急事，便驾快马同快手去。

不久就到了大政殿，快手让我先前去。里头好像在召开一场会议，与会者端坐在圆桌边，神情严肃。他们见到我来，立即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后，四下张望，发现与会者多非等闲之辈，而且高帝也在一边主持。

主持防务的国防大臣豫亲王站起来说：“既然丞相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紧急会议吧。”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说道，“就在昨晚，忽然有一支船队沿闽江直上，将东海舰队围困在福州港。”

王乐鸡发话了：“那是否查明这群船队的身份呢？”

豫亲王摇了摇头，神色凝重地说道：“没有查出来。这支船队把东海舰队围困在港湾里。用火炮加以攻击。由于是深夜，所以没有太多人发觉。我们的舰队就像包饺子活活包抄，尽数送葬在这个窄小的港湾里了！”

与会者皆一惊，高帝缓缓地说话了，他满脸倦容，一看昨晚就没有合眼：“各位怎么看待呢？应该如何应对？”

一位老将愤怒地说：“这岂能忍！给我 20 万大军，扫平这只舰队！”

豫亲王叹了口气，摇摇头：“恐怕他们不好对付啊。根据福州电报局最后的消息，舰队上的人已经攻占了福州市政府，市长和其他人员都已出逃。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说完又叹了一口气。

高帝重重地叹了口气，沉重地说：“我已经派 30 万大军分批次乘船海上前往福州，这样兴许会快些。到福州的铁路还未修完，也只能出此办法了。”

忽然，大厅里的电报机突然滴滴作响，译电员立即前去不多久便将电文译出，递交给高帝。高帝一见电文，眼神呆滞，重重地把电文拍在桌子上，我和其他人赶忙围上去看。只见电文上写着：十万火急！！华国军队自横滨出发，已进入辽河口，正朝浑河直奔首都而来！

我们见了电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门外忽有快马来报，豫亲王颤抖地接过报告，低沉地读了起来：“前线报告，此次遭袭为华国所为，夸克勾结英吉利东印度公司，研制汽船火炮。谋划许久，恐难以对付。”

我们瘫倒在座位上，久久没能有人说一句话。良久，小星开口：“快发电报让兵船撤回进京勤王！”

电报机此时默契地响了起来，高帝接过电文一看，不禁天旋地转，竟晕倒在地，侍卫连忙上前护理。

我们凑到一起看飘落到地面的电文，电文上写：十万火急！！！华军偷袭我运兵船，30万人葬身鱼腹！华军已逼近首都！！！！

众人顿时骚乱，有人如高帝一般晕倒在地，有人忽然跑了出去，驾着快马不知去了哪里，而我和王乐，小星，豫亲王等人还留在桌旁。

小星焦急地说：“这可如何是好，华军使出调虎离山之计，直奔首都而来，果然是老谋深算的夸老贼！”

许久不开口的我说：“我们先去城楼上看看吧。”

我和王乐鸡、小星、豫亲王一齐走上城楼。只见城外飞沙走石，轰轰烈烈隐约可以看见写着夸字的旌旗迎风猎猎飘扬。我方守军人心涣散，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主力已经葬身在渤海的鱼腹里了。

烟尘渐渐散去，只见为首的正是夸克，骑一匹枣红军马，神色不怒自威。他搭弓射箭，飞起一箭正中城楼门口。

我们连忙前去，只见那只箭上拴着一封书信。展开来看，里头写道：我华军50万人马，浩浩荡荡，且有枪炮火炮诸类先进器物，又有英吉利为之师，望你们早日以礼来降，或得封侯之位，岂不美哉？

豫亲王将书信掷在地上，踏了几脚，愤怒地说：“这夸老贼不得好死！还望我们投降，不可能！”

我分析道：“事到如今，只能先护送皇上离开首都，早日东山再起为妙。”

小星、王乐鸡也表示赞成，我们立马下了城楼，进宫收拾东西，准备携高帝出逃。

宫城内一片萧条，我急匆匆地走在走廊上，准备收拾机密文件，离开此地。突然，我似乎是不太熟悉方位，东走西绕，竟然走到了前些月高帝带我去的那间放神玉的密室，我刚想离开，只见那块残缺的神玉突然散发出一道白光，遮蔽了我的双眼……

小星

23. 那白光刺的我睁不开眼，我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再睁开眼，我已身处一个宽敞的空间中，墙和屋顶似乎都是速成的铁皮制成。

四下挤满了人，都是工人的着装，眼前站着的正是昆。他此时已经换去了那一身古代的隐士风，转而换上了一件与四周相称的满是油污的蓝布工人服。

我急忙上前贴着他低声问道：“国家危亡之际，为何不让我投身救国，反而让我到这个地方来？”

他却轻轻的示意我不要说话，带着我从那一群忙碌的工人中挤着走过去，引起一片咒骂。走之时，我注意到那些工人都是西方人的模样，他们忙碌着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几个极长的传送带上传送着巨大的钢铁部件，工人们正组装着，最后，流出的竟是一辆汽车。

我心中猛地一震，不禁激动起来，低声询问昆：“这难道是……20世纪初的汽车流水线？”

他微微点了点头，示意我走到其中的一条传送带旁，我走近一看，只见一群工人正组装着一个怪异的机器。这是一个大铁箱，四周连接着几根杠杆与活塞。我激动起来——这不就是现代技术中的汽油内燃机吗！

我连忙回头找昆询问，却见他严肃地盯着我，问道：“记住它的安装方式了吗？”

我愣了一愣，然后又点了点头。他把一卷纸塞进我的手中，突然猛地一推，我又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我站稳时，定睛一看，自己竟又回到了那间密室。

我穿过曲折的走廊，走出禁城门。夕阳将落，四周传来隐约的枪声，只见城内大乱，许多百姓拖家带口奔向火车站，马车一辆又一辆的冲出城。站里的火车车顶车壁都挂满了人，许多士兵已经站在那里维持秩序，但他们在人海中就如蚂蚁般弱小。

我看到一个被人潮挤出的士兵，连忙上前询问打听中央的去向，打听完，我立刻动用自己的身份，安排了一辆专列，疾速驶往长春……

一到长春，我立刻感到了战时的气氛，宽阔的街道空无一人，四周的居民楼窗户大开，道路被封锁，甚至在街头筑起了防御工事。我叫上一辆马车，直奔中央政府而去。

我通过层层卫兵，步入军机处，推开门，只见豫亲王，小星，王乐鸡围着一张大地图，正讨论着战势。

豫亲王眉头紧锁，低沉地说道：“战争局势现在不容乐观，首都即将沦陷，华英联军已经掌握了山海关，锦州等重要城市。南方通往东北的主要铁路都已被华军封锁。南方的福州，上海等重要工业城市也已沦陷。我们的战用物资十分充足，东北也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足以与华军周旋。但人民的生活物资主要来自南方的轻工业产地，将近冬季，粮食紧缺，急需南方的资源。这样下去几个月后，恐怕东北军民都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了。华军也在沦陷区大肆宣扬我军必败的观点。”

“鱼鸡省处呢？”王乐鸡满怀希望的问道。

“不容乐观。欧洲处英吉利与俄国组成英俄联军，直逼鱼鸡城而来。而西伯利亚处又地广人稀，兵力不足，且技术落后，恐怕还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期。这样看，鱼鸡城恐怕……恐怕是撑不过两周……”豫亲王说罢，长叹一声。

“给我十万精锐，我沿铁路一路杀到福州，渡过海峡，扬了他老家！”小星抑制不住，拍桌大喝道。

我听罢，轻轻笑道：“星将军消气，两位也不必沮丧，本人有妙法献上。”

三人猛地看向我。

“原来是丞相，我已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奉天找您，没想到您自己来了，有失远迎。”亲王道。

“不必，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三位看看这个东西。”我将内燃机的制造图纸铺在了那张地图上。

三人惊诧地看着那张图。

良久，王乐鸡先开口道：“我看懂了一些，的确是精妙的机器，但这对我们的战局有何帮助呢？”

我向后看了看站在门口的那位载着眼镜的军官，示意他进来：“听说这是我们军机处的科技顾问，我来问他一些问题，这样就能解答三位的疑问了。”我问道，“当前如果让机车不在铁道上行驶而在地面上行驶，可能吗？”

那位军官思考了一会，便说：“不大可能，当前最先进的技术，蒸汽机的重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两吨重，铁轨可以很轻易地承载起车，地面恐怕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

“如果让机车利用空气升力在天空上飞行呢？”

“您叫我来不会就是为了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吧。”

“此话怎讲？”

军官扶了扶眼镜，回答说：“我们科研处如今已经对空气升力有了准确的研究。如果长官想让几吨重的物体利用空气升力飞行，那么您先需要考虑这需要制作一个多大的帆，假设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帆，那么支撑的骨架想要飞行就要十分的轻，那么这辆能飞的机车恐怕还没有起飞，帆就因空气阻力被折断了。”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我有方法让车在地上走，甚至在天空上飞行。”我微微一笑，“我能将动力的来源减轻到几百公斤甚至几十公斤。”

亲王拍案而起，俯身对我说道：“如果我军掌握此等技术，机动性和进攻能力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丞相有此方法，我军必会立于不败之地！”

我扶起亲王，让军官把图纸带去科研处，解读完毕就马上生产制造，制造出发动机后，马上利用此技术制造实战用品。军官接过图纸，赞不绝口，夸奖着走了。

几天后，奉天城中。昔日坐着高帝的宴会厅中，夸克坐在主位上，夸克旁，坐的是英吉利派来的军事顾问。夸克面前，坐满了文武百官，厅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夸克高举酒杯，起身说道：“自从华军撤退至台湾后，我们便一直没有放弃复国的希望，如今，英吉利等强国已与我国组成军事联盟，从各个方向进攻奉国。我相信不出一年，高帝自会倒戈卸甲拱手而降。”

厅内掌声回荡，华国各级将领无不是喜气洋洋。

突然，一骑快马飞奔入禁城内，马上之人飞奔入殿，俯身贴耳对夸克说了什么。

夸克脸色突变，手中酒杯狠狠地砸在了白玉铺成的地上。杯中的王浆流淌的满地都是。文武大臣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所有人，上火车，撤退到锦州。”夸克阴沉的命令道。大臣个个茫然地走了。

待大臣都已离开后，夸克面容阴暗的叫来了前线总指挥官，忽然怒喝道：“前线阵地怎么会输的那么快！”

“目前原因已经查明，我方阵地遭到轰炸，主力损失惨重，防御工事几乎完全摧毁……”

“你们难道没有调查过他们炮兵阵地的位置吗？为什么把主力部队放在那么靠前的位置？”

“殿下，不要说方圆十里，就是方圆五十里也没有他们的炮兵阵地，攻击来源……十分恐怖。”

“在哪？难不成他们个个是天神下凡，能调来天兵天将？”

“攻击确实来源于天上……”

“一派胡言！”

“陛下，虽然我自己都不大相信我现在说的话，但这确实是真的，请您耐心听我讲完。早上，天上突然飞来一群诡异的物体，发出怪异的响声。当初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之处，直到它飞临我们的阵地正上方，那群奇怪的物体上突然抛下了炸弹。我们的士兵来不及躲避，阵地防御立即被摧毁。紧接着是一群速度极快的车向阵地驶来，那车上包着铁甲，车顶架着机枪，我们的枪支根本打不到里面的人。只能用火炮远距离摧毁，但他们空中的军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我们的炮兵阵地。现在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陛下，我们还是快点去锦州吧。”

夸克突然拔出长剑，斩断了面前的长桌，又叹息着将剑插回了鞘中。

奉军阵地上，一辆汽车中。

“丞相，多亏了您的图纸，我军制造的这两种新型运载工具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飞……机上运载了炸弹，汽车上也包上了铁皮。我们的反攻势如破竹，丞相您功不可没啊。”亲王感激地说。

“不必感激，但那位技术军官也十分了得啊，一日就读懂了图纸，几日就能指导生产出能投入实战的物品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李，是当初丞相发明蒸汽机时第一批学习蒸汽机技术的人，后来参与了许多科研项目。现在兼任东北大学教授。”

“有这样的人才，我奉天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啊……把那个军官提拔为国家科学院院长吧。以后也要坚持以创新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啊。”

“但是丞相，我们仅仅是拿回了首都，而锦州，山海关，福州，上海这类军事要地仍然还在敌人的掌控之下，况且本次胜利很大原因是因为新武器的使用。而下次华军肯定有了对策，我们的后路还很难说啊……”亲王低着头说。

“是啊，前途难料啊……”

李谨函

24. 十日后，山海关前线阵地上炮火轰鸣。“华英联军已经在山海关里死守了二天，按照现在的攻势，今天下午就可以破城。”亲王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语气淡然。

“这山海关是必破了。”一旁的小星接过望远镜，略微皱了皱眉，“但是华英联军的主力部队早就已经撤出了山海关，现在留在城里面的也都是些老弱病残了吧。”

“是啊，我们的飞机技术还是太不成熟了，那盖了铁皮的攻城车在山海关阵地上也屡屡吃亏。”亲王接过话来。

“我听说有三辆攻城车现在还陷在壕沟里面。”

“没办法，华军的战壕太宽了，我们的车根本就过不去。”亲王无奈地说。

“那现在也就只能期望丞相的兵工厂了。”小星笑道。

“要不然这之后的天津城就难打喽……”语气一沉，他又一次抬头望向硝烟弥漫的前线。奉天城郊，又一个新落成的工业区里喧嚣不止，三条忙碌的流水线上，正在生产改变世界的机器。

“丞相！“李搬着一箱图纸，急匆匆地跑过来。

我向他招招手，推开大门，示意他进去说话。

他面色急切的推了推眼镜，还没放下箱子就开口了：“丞相，我想了几天，我觉得我们的飞机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哈哈，先把图纸都放下吧。”我笑着摆了摆手。

“现在国家科学院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已经搬到工业园这边来了？”我递给他一杯茶，有些生硬的念出了这个奇怪的名字。

“是的，在这边的话飞机结构模型风洞试车很方便。”

我惊奇地看向他：“风洞？这么快就搞出来了？”

“是的，那天您跟我提到之后，我就马上回去主持国家科学院在工业园这边建立了风洞，不过都是按照您的描述依葫芦画瓢建的，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他略微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关系，你能建出来已经很优秀了。”出色的能力让我对这位科学院院长再一次刮目相看。

他放下手中的图纸，正想继续说之前的完善建议，突然想起来什么，这才看向我：“对了丞相，那你这一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呢？”

“事情可多着呢，恐怕今天一整天都得待在工业园了。”我神秘地笑了笑，放下茶杯，起身示意他跟上。

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城内，却是一片肃杀之气。

“这一次出现在阵地上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夸克满脸阴沉地坐在首位上。

大殿之下的文武百官却没有一人应答。

“呵呵，夸克先生息怒。”一旁的英军将领笑道，旁边的翻译官立马念出了他说的话。

“这么说贵方难道有什么退兵之策？”夸克看向一旁身着奇异军装的英军将领。

“我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上发现一种奇异的玩意，我觉得先生应该需要它。”

“什么东西？”

站在一旁的翻译官突然一滞，片刻之后才念出了英军将领口中说出的那一个单词。

“Lucifer's anger.”

“或者说，路西法的怒火。”

我和李乘着火车一路直奔山海关而去。

“丞相，我们这是要去山海关？”被我直接拉上车的李不明所以的看向我。

“对，确切地说，我们要去山海关第一兵工厂，我们整理的所有资料都会交给那边的流水线，我们此番前去，就是指导生产。”

我扭头看向窗边飞逝的景色，眼神里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

“这次我们要造的，可是个大东西。”

雪花飞舞，北国的冬天已经来到，茫茫雪景里，不知道又会埋葬多少灵魂。

“这就是国家科学院那些人说的坦克？”亲王满脸震撼的看向面前缓缓驶来的庞然大物。

我摇摇头：“确切地说，这只是个半成品，我低估了这东西的制作难度，转动炮台和相关的传动系统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这一次攻打天津城之前是不可能造好了，最多只能拿出五辆像这样的半成品。”我叹了口气。

亲王倒是显得很激动：“不，我觉得这五辆坦克完全可以拿下天津城。”他就像拿到新玩具的小孩，迫不及待地搓了搓手。

我莞尔一笑，希望真的就是这样吧，现在这也就仅仅是一辆裹了铁皮的汽车而已，虽然他的动力系统和防御已经被我们大大优化，但也仅仅是做到了有个履带而已，最好这一次攻城战役别出什么意外吧。

旁边的李也知道我们这一辆坦克的底细，有些担心的皱了皱眉，说：“我们这一次的准备并不算周全，飞机的空气动力模型虽然说已经出来了，但是完全没有投入制造和实战的经验，机场也未曾规划，任重而道远啊。”

我看了看一旁桌子上那个玩具一样的模型，更觉得压力巨大，这一次我们采取的是二战期间战斗机的标准布局，为了克服初代型号飞机的飞行期间横滚问题，机翼在机舱的下部，上翘的机翼虽然带来了更大的稳定性，但是又为了灵活作战，耗油量简直是地往上涨，照我们现在的燃油产量，可完全养不起啊。

我转身向天津城的方向看去，灰色的天空里大雪飘飞。

“希望这一次一切顺利吧。”

静影沉璧

25. 下午，山海关残破不堪的城门终于在我军猛烈的炮火中被炸得粉碎，我军迅速冲入城内，占领了山海关。我们一边修理着破损的战车、飞机，一边等待着坦克制造完工的消息。

“丞相，按照目前的速度，最多五天，五辆坦克就可以出征了。”兵工厂的厂长向我汇报。我道：“好，那就五天后出发，直取天津城！”

“贵方的路西法的怒火什么时候能到？真的能助我们扭转战区吗？”夸克有些焦虑的问道。奉天城又被夺回、山海关被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

英军将领却是没有半分紧张，微笑着说道：“夸克先生不要急，东西已经在路上了，不出五天，定能送达。这玩意儿的威力，只有夸克先生您看了才知道。”

夸克看着他脸上的微笑，强忍着心中怒火，说：“那我就再等五天，五天后如果还没到，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五天后，五辆崭新的坦克在兵工厂外的空地上摆成一排。

豫亲王看着面前五个庞然大物，激动地说：“有这五辆坦克在手，何愁破不了天津城？完全可以一路南下，直破夸克老巢！”

“还是不能大意了，华军那边一定也有准备。”一身戎装的我站在一旁说道，“各军将领，收整军队，准备出发！”

我军此次出征动用5辆坦克、15架飞机、50辆战车，还有数万军队。一路上遇到一些小城抵抗，在坦克面前不出半个小时就被破城。我军见此，不由得士气大增。

华军军营中，英军将领一边眉飞色舞地介绍路西法的怒火的威力，一边诉说着大英帝国对华国的大力支持。夸克听着，面庞上的忧郁不禁褪去许多，一丝笑容今天在他脸上浮现出。

“没想到这玩意的用途竟有这么多，威力不小啊。此次战役就全靠贵方了。”夸克向一旁的英军将领说道。

英军将领微笑着说：“没什么，奉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那样东西……”

夸克说：“放心，事成之后定会献上。”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去准备了。”英军将领从一旁退下，招呼着几个人将那几个大罐子抬了下去。

“丞相请看，前面就是天津城了。”侦查员说道。我看着前面的天津城，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不少士兵在城市上下跑动，城市外的空地上也有许多士兵准备着阵地，空中弥漫着一种刺鼻难闻的气息。“看来有一场恶仗要打了……”我喃喃着。

豫亲王在阵地前拿着话筒喊道：“夸克老贼，今我丞相率领最新武器向来征讨，劝你还是早早投降，尚可留得一命，否则，顷刻间让你与天津城共同粉碎！”

一旁的我和李听着不禁有些尴尬，实在没想到他这么能吹。

不一会儿，夸克从城楼上出现，喊道：“废话少说，要战便战，今天我是让你有来无回。”

“好大的口气！坦克部队从正面攻击，战车从两侧突击，士兵跟上。还有，告诉开飞机的，让他们狠狠的炸！”豫亲王愤怒地向一旁的军官们说道。五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发动了，与战车一齐向天津城驶去，颇为壮观。

华军士兵的子弹射在坦克装甲上，发出一阵阵密集的响声，却留不下任何痕迹。大炮轰来，我军部队就已经推进了1/4的路程。我军的飞机在这时候到了，一枚枚炸弹准确无误地落在天津城内，伴随着大量土石飞起，阵阵惨叫从远处传来。

“坦克的威力果然是强大，打得华军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下去，不出两天，天津城必破。”豫亲王看着战场的情况自信地说道。

忽然，阵地上传来一阵爆炸声，我们赶忙看去，只见两辆战车冒着浓浓黑烟，报废在战场上，还有不少战车都弥漫在火中，受着烈火的侵蚀。

“什么情况？！”我向旁边的侦查员大喊道。

侦查员汇报道：“据前线来电，英华联军搬出了几个铁皮桶扔到我军战车上，里面是些黑色的黏稠液体。他们又向其射击点燃，瞬间冒出熊熊烈火，将战车包裹。同时还扔出一包包炸药，而且这种炸药威力更猛，战车有些支撑不住。”

“黑色的黏稠液体？”我听有些纳闷，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

“报！我军东南方海面上出现大量英国皇家海军，我军派出的几艘船都被击沉，目前正在靠近，推测将会延河流到达我军背后。”另一位侦查员汇报道。

突然，又一人跑来：“报！后蜀突然袭击我国西南部，已占领众多城市，直冲广汉去了！”

小星听到，一拳将桌面砸出几道裂缝，喊道：“这英华联军和后蜀实在是太狡猾了！现在前线失利，有两面受敌，对我军极其不利呀！”

豫亲王一脸阴沉地看着地图，一言不发。我在军营中来回踱步着。这是，又有四辆战车、一辆坦克报废的消息传来。

我一咬牙，说：“传我命令，全军撤退，尽可能地减少损失，退至唐山城修整。

退到唐山城后，我叫来李，对他说：“英华联军这次的办法可以一定程度上克制我军的坦克半成品。既然坦克的研究比较困难，他们又有强大海军，那我们就发展空军。你按照最新的图纸改造飞机并大量制造，我们从天上狠狠地炸他！”

李听后有些为难地说道：“我们现在确实能造出不少新型飞机，各方面效果都很好。但我们现在给飞机供用的是食用油，耗油量跟不上啊！”

“没关系，英军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比石油，我们可不会输。”我神秘一笑，说出了两个词，“大庆，辽河。”

昆哥

26. “大庆是奉天铁路上的一个城市，遍地都是沼泽；辽河不就是奉天城西的巨流河？这两个地方水都挺多，别的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豫亲王回答道。

我说：“对，就在这两个地方附近的沼泽下，埋藏着许多宝贝。”

我顿了顿，继续说：“亲王，你马上给大庆和盘锦发电报，让他们带五万民众，带好铁锹铁镐，把那些湿土都刨开，如果挖到什么奇怪的液体，命令他们马上来电！”

晚上散会后，我望着天津城外皎洁的月光，发起了沉思。此时，一阵风拂过，我被刮向西方……

等我再睁开眼，又是那个熟悉的山洞，还有熟悉的背影——昆！他给了我口大箱子。他说：“这里是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科目的所有教科书，对你们的教育发展有非常大的作用。”

说罢，我和那口大箱子又顺着风飘回了营房。

我马上开始查阅资料。不久，我发现了干冰，顿时我想起它的作用。又过了一阵，我找到了石油的提纯方法，当我翻到高中地理必修二的时候，里面夹着大庆油田和辽河油田的含油层分布图！这可是个好东西！我马上派人抄录，火速送往大庆和盘锦。

我命令铸造厂铸造 36 立方米的罐 50 口，里面注满石油，送到热电厂加热。过了不久，奉天就来电告诉了我分层情况。

我根据物理书把航空燃油还有汽车燃油提取出来，沿奉蒙公路运来。已历时四日，终抵大营。

当天半夜，我对所有士兵说：“现在，把飞机装满航空燃油，其中十架战机趁黑轰炸天津城墙，等炸开之后步兵立即冲到城墙内，飞机要沿着城墙轰炸，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余 5 架战机飞到海上，轰炸英军。”

命令一下，所有将士士气高涨，立即行动。不出半个时辰，天津城即被炸破。所谓的“路西法的怒火”猝不及防，而且也打不到天上，顿时被奉军打败，一夜奇袭便破天津，海上战场亦大获全胜。

我命令后勤保障军将士们继续炼油，其他陆海空军南下。一路上我们遇见城池便狂轰滥炸，一般不出三个时辰敌军即投降。连行三日，直抵洛阳城北。

此时，夸克听闻前线连连挫败的情报，不仅大声呵斥英国使者：“你娘的寄的这个狗东西有个鸟用！班列军士听令！给这个穿的跟个鸡毛掸子似的大胡子砍了！斩立决！”

话音刚落，一枚炸弹炸在了洛阳龙亭大殿上。英军将领躲闪不及，被木梁压死。夸克急忙带领亲信卫队逃出皇宫。

夸克前脚出了洛阳城，我军就挺进了洛阳城。后华军沿海南下，到达福州城，城上是英军。

夸克怒喊：“你丫的赶紧接我上去！”

城上的翻译大喊：“我们将军有令，凡见华军中入者，一律杀无赦！”话音刚落，城上的英军立即放枪。

夸克急忙躲闪，小腿被射中。军队仓皇北上，在宁德乘船强渡台湾海峡，辗转回了台北。过了几日，我军在广汉召开军事会议。

“先说后蜀，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弱小。出动飞机就免了，兵工厂昨天带了三辆坦克过来，正好可用。”睿亲王说。

豫亲王接着说：“他们军事力量薄弱，不如这次直接把后蜀灭掉。”

我说：“灭掉可以，但是我估计要出动飞机，你们看。”

我拿出七下地理书和八下地理书：“云南缅甸孟加拉国这一带，地形崎岖，容易引发洪涝，而且蚊虫肆虐，还是用空军的好。”

“还是丞相说得对，那我就通知空军，在广汉新建的双流机场起飞战机轰炸他们一番！”

此时，后蜀国王正在仰光享乐，无暇顾及战事。空军和陆军并进，在歌筵中冲进仰光，砍死十六房姨太太，将老后蜀王鱼苗幽禁于奉天望云寺。

等到我军前线部队兵临福州城下，英军将领投降，我军缴获三万桶“路西法的怒火”燃油。

没等我军出兵台湾，对岸就传来“夸克怒火攻心已卒”的消息，夸毫克即位。不久我们也得知了。我派小星前去台湾议和。

1692年，通过奉华“九二共识”，台湾和平被奉收回，夸毫克住在了奉天。用他爹的遗产承包了一个叫三路的奶制品厂。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一日大会，高帝说：“奉天电信局跟我说，最近发电量不够，电话和电报系统出现一系列问题，还要劳烦爱卿解决一下工业、电信与民众用电啊！”

回家后，我立马查阅教科书，研究了火力发电的过程，于是在铁法、抚顺、阜新三个超大型露天煤矿旁各设一座火电厂。其中，铁法煤矿旁的清河火电厂规模最大。可以供应山海关外的用电。

接着，我还在大同设立火力发电，可以供应华北与华东的工业城市用电。李和他的团队依照新印发的物理书，研制出了11W续航8000h的优质电灯泡，李并成为奉天电灯泡厂的厂长。小星根据物理书研制了氟利昂电冰箱，奉天电冰箱厂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还有科学院的成员们，研制出了照相机……奉国工业一派欣欣向荣。

一天，我正在科学院后塔分部巡视，一位年轻人给我呈上了一张图纸。

我看了看，顿时十分着迷。他说：“我是东北大学第二期航空科学技术系硕士毕业生，曾经参与过我们新型战机的设计研发，当时我就在想，飞机可以运载炮弹，为什么不能运载客人？于是我就苦苦想了六个月，也参照了您给我们下发的参考书，设计出了这个。”

我突然想到我国还没有发展民航，而且一系列关于航空的比如机场等设施还未完善。我于是让他先去东三省兵工厂的黎明发动机制造厂担任厂长，先把这款客机的发动机制造出来一批然后继续审核。

第二天，我便向高帝上报关于民航的消息。

高帝说：“咳咳……这个想法非常好，朕也想早点坐上飞机，咳咳……”

我领了旨之后，便翻开地理教材的交通图，开始审定各座城市的机场位置及名称。

科学院航空系的人员倾巢出动，决定在奉天城东南西北四面各设一座机场：东面的奉天东塔机场，是一座试验机场，建设一条 2200 米长的跑道；南边的桃仙机场，是纯民用机场，建立三座航站楼，设两条 3400 米长跑道；北面的北林机场，作为军用试飞机场及起降部分民用飞机，设一条长 3100 米跑道，该机场西面为奉天航空器厂；西面设一座纯军用机场，设一条长 2400 米跑道，作为拱卫奉天首都安全用。

一周后，我收到鞍山特种钢材厂和黎明发动机厂的喜讯：50 座的民用客机已经生产了两架，现在正在停靠在桃仙机场等待试飞！我和小星、李还有其他科研人员马上赶到桃仙机场塔台。

三、二、一，飞机开始腾空……

20 分钟后，在该架飞机环绕奉天飞行一周后，成功降落！在此之后，又设计了 100 座的飞机，得到了大批量生产。以每小时 600 公里的速度飞行。

我亲自安排了如下机场的建设：大连周水子机场、长春龙嘉机场、齐齐哈尔三家子机场、天津滨海机场、南京大校场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广汉双流机场、长沙黄花机场、西安咸阳机场、鱼鸡雅库茨克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等。全国已经开设航班 160 余次。

在我国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并肩发展之际，造船业也得到突破。高帝决定出动远征军，灭掉英国。

我认真查阅了七下地理书，命令趁着夏季北冰洋舰队和鄂霍茨克海舰队沿巴伦支海西进斯堪的纳维亚，进入北海后，炮轰约克、剑桥、顺泰晤士河西上，炮轰伦敦城。陆军沿北纬 55 度纬度线从鱼鸡城出发，一路灭掉俄国、联合省共和国，越英吉利海峡，攻打马盖特直抵伦敦。做好部署后，我和小星带领陆军，李和肃亲王带领海军。

豫亲王随着海军带领几艘平板船一上面放着飞机，以便于当舰队抵达挪威时，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临时机场，轰炸英国。

我们陆军强渡鄂毕河，攻占了秋明和叶卡捷琳堡，在那里建立机场和炼油，开发著名的秋明油田，这使得我国的石油产量翻了一倍。通过空军的帮助，轻松占领喀山。

沙俄溃不成军。全是木板房的莫斯科经过空军的狂轰滥炸，已经被夷为平地。在克里姆林宫修整的期间，我们又开发了第二巴库油田。秋和第二巴库的开采，使得石油的储量翻了三倍。

还有库兹巴斯煤矿的开采，使得燃煤、火煤得到了充足的供应；库尔斯克铁矿减轻了鞍钢和本钢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大大减轻了环渤海地区的空气污染。

紧接着，我们以极快的速度解决了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国王仓皇逃往维也纳。

北面的战场也很乐观，李亲手砍死了丹麦和挪威王国国王，在奥斯陆建设机场。小星削平了布鲁塞尔。十万奉军在西属尼德兰奥斯坦德港云集，准备度过加来海峡。

第二年三月春暖花开，我命令北路和南路发起总攻：北路海军炮轰绍森德，逆泰晤士河而上，炮轰伦敦；南路军占领马盖特，沿河南岸而上，过泰晤士河，陆军推倒大本钟，会师之后，直冲向白金汉宫，活捉英国国王。

又用了两个月，占领了整个大不列颠。在白金汉宫休整期间，我决定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迁到奉天，合并到东北大学里。

高帝来电：对于欧洲其他那些国家我们要让他们变成我们的附属国，现在你就用强兵威胁他们，让他们派出使节前往奉天举行联合国大会，若是哪国不从就灭了他！

我领旨之后，向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教皇国等国家发出了严令。这些国家的国王看到之前国家的惨状，都不敢不从。

这些国家都派出使节来到伦敦，乘坐鄂霍次克舰队的船去往奉天，我派肃亲王留守伦敦，又请智亲王监督俄罗斯人开矿。

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我、小星、李和那些国家的使臣就乘船一起来到奉天，抵达奉天港。上了岸，我们的汽车早已备好，经过建设大路，他们看到了林立的工厂，叽里呱啦地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赞叹，他们还看到了铁路，不禁疑惑；高大的满医一院使他们震撼；奉天大街两边美轮美奂的建筑他们惊叹不已，经过了大西边门和怀远门，他们又看到金碧辉煌的王府……

车队停在了皇宫的下马石，他们下车步入大奉门，穿过右翼门，站在大政殿外，龙旗翻卷，大殿金碧辉煌五彩缤纷，联合国的旗帜被随从送进了殿内，金龙红帐之中，隐约的看见了茶杯案桌满殿，龙屏龙椅的璀璨，还有老态龙钟的高帝的身影……

高宁远

附录

第三次接龙正文

26. “大庆是奉齐铁路上的一个城市，遍地都是沼泽，辽河不就是奉天城西的巨流河？这两个地方水都挺多，别的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豫亲王回答道。

我说：“对，就在这两个地方附近的沼泽下，埋藏着许多宝贝。”我顿了顿，继续说：“亲王，你马上给大庆和盘锦发电报，让他们带5万民众，带好铁锹铁镐，把那些湿土都刨开，如果挖到什么奇怪的液体，命令他们马上来电！”

晚上散会后，我望着唐山城外皎洁的月光发起了沉思，那月光越发的亮，竟到了盖满了我全部的视野。忽然又震颤眩晕起来，过了一阵，眩晕停止了。我睁开眼，望向四周一个熟悉的山洞，前方还有熟悉的身影——是昆！他指了指地下的一口大箱子说：“这里是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所有科目的所有教科书，对你们的教育发展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石油怎么能乱挖呢？这有一张大庆和辽河油田的含油层分布图……”说罢，我眼前一黑，落回了唐山城。忽感到天旋地转，失足摔到城下。幸亏唐山城不高，城下还有些茅草，只摔坏了一条腿，但的确是不能行走了。

巡逻的卫兵发现了我，急忙叫来担架把我送至中营。军医赶来诊断。豫亲王问军医如何。军医答：“丞相这条左腿骨折，我只能给简单做做包扎，若要优良的治疗，保证丞相人身安全的话，还是前往奉天最好。”

豫亲王听罢，瘫倒在一旁，连声叫道：“天不佑我大奉啊！天津一战受挫，丞相又负伤需返奉，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答：“亲王莫急，我这有一幅图，能解决当前问题，这个图我会带到奉天。现在请亲王通知大庆与盘锦两城备好民工数万，两地市长去奉天等我。”

亲王点点头，随即让手下去发电文。

我接着又说：“我这一去，少说也要一个月，前线你可先做佯攻，若敌人攻来可正常应对。若应对不住，佯装和谈拖延些时日也好。等大庆和盘锦那边安排完了，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李，你抓紧研发飞机，等大庆和盘锦那边的石油供应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清晨，我与几十名卫兵上了火车，回到奉天，住进了东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院派了专职的医生和护士为我治病。做好检查后，明天就要准备手术了。

“丞相的身体很好，手术很成功，骨头也接上了，骨折不算太严重，比较容易处理，养好了之后有一个月就能拄单拐下地了。”我谢过医生，吃了些晚饭，饭后，高帝驾临来看我。

“臣因病不能行礼，望陛下恕罪。”

“无妨，你本来也无需向我行礼，前线怎么样？有对策吗？”高帝问。

“有的，明日大庆市长和盘锦市长就会到我这里来，我会告诉他们怎么做的。”

“要他们两个啊……这其中有何缘故？……这样吧，我一会儿就安排车子把你接到我宫里住，在我宫里养病，不比这好吗？我的御医和这儿的医生护士都为你服务。明天上午我就和你到崇政殿去，你安排那两个市长如何如何，顺便我也知情。”

我想了想，只答：“如此甚好。”

“好好养病，我让御膳房多做些对骨伤有利的饭菜给你，我先回宫了。”高帝说完便离开了。当晚，我住进了皇宫西所的保极宫，医生和护士们住进了保极宫后的继思斋。

要说这豫亲王这次是真的犹豫了，一连三日，未发一兵一卒。奉天和李那边都没消息，再加上他心里极大的落差感，他就真真切切的不敢发兵，佯攻都没有做。

此时天津城中，夸克正坐大帐中，问道：“各位爱将，奉军一连三日没了动静，莫非其中有诈？我们要不要出兵？”

徐艺城闪出道：“此时不可贸然出兵，我想其中有诈，可能他们在准备一些新武器，我等还是静观其变吧。”

圣反驳道：“我等正因在其准备之际，乘胜追击啊。”

这时，军帐一角走出一个老头，向夸克道：“老臣今晚夜观天象，见北方唐山敌军帅星昏暗，已向东北天际坠落了。莫非敌帅被调回东北奉天，敌军群龙无首，故不敢擅动？”要问这老头是谁，他名曰白龙，早年在华国做军师，奉军南下时，被困南京城而投降于奉军。因才能受亲王赏识，做了苏州市长。而后华军反攻，又归降于华军，乃是一颗不安分的活棋子。

夸克听闻大喜：“好！那我就令圣做主将，白龙做副将，调精兵三万，路西法的怒火五百桶，趁今夜奇袭唐山，活捉敌将！”

高宁远

27. 当夜，唐山军帐内。

豫亲王已经三天没合眼了。前线溃败、重镇失利、主帅病重、求援无望，即使是身经百战、贵如亲王，在这种境地下也是焦虑。他静坐在椅子上，手指关节一下一下敲着面前的地图。地图上，代表华军的旗帜已经围满了唐山城。唐山俨然是一座孤城。

“报！”侦察兵的声音划破了死一般的寂静。豫亲王站起身来，说道：“有什么事？”

“前线……是城外多地来报，华军正成合围之势，朝唐山发动进攻！”

豫亲王紧皱的眉头此刻反倒松开了。夸克终于还是来了。他沉声说道：“待我去城楼上看看！”

唐山城下，此刻却是一片寂静。辽阔的原野似乎包裹在浓黑的液体里，看不到边。

豫亲王有些狐疑，刚想责骂误报的侦察兵，却见得遥远的天边似乎有什么东西穿透了黑暗，直直地朝唐山城头飞来。等到近了，豫亲王才猛地发觉，一大片一大片的亮光，正呈势如破竹之势，飞过城楼。

“大人小心！是火矢！”身边的侍卫急忙搀着豫亲王，踉踉跄跄赶紧下了城楼。身后，整座城楼渐渐地淹没在火焰里。

紧急军事会议上，豫亲王一言不发。身边的小星先开口了：“虽然我们的飞机燃油不够，但凭现在的储量，还是有一战之力的！殿下，让一空输出动吧！”

李扶了扶眼镜，缓缓说道：“不可，单凭现在的储量，续航能力不够。若是在空中抛锚，恐怕是凶多吉少！”

豫亲王终于要开口了。话还没到嘴边，突然看见营帐外火光冲天。紧接着侦查员便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敌军挖通地道，发动火攻，武器库、军工厂、燃油库全部遭袭，即将攻入大营！”

豫亲王一听此言，终于是说出了含在嘴里的话：“现如今，只有诈降一条路了。”

次日，奉天皇宫，大政殿。

大庆市长和盘锦市长也不清楚平日里日理万机的丞相要召见他们两个，还是他们这偏远蛮荒之地的小官。他们正小声嘀咕着，侍从推着轮椅从帘子后走了出来，我笑着说：“很高兴见到你们。”

两位市长看我坐着轮椅，有点担忧地说：“丞相，您贵体无恙吧？”

我笑了一声，说道：“无妨，只是扭到脚了。话说此次前来，我有一事相求。”

两位市长说：“丞相您但说无妨，微臣定当尽心竭力。”

“请您二位回去后立即按照这张图在您辖区内勘探，若发现有黑色粘稠液体的，立刻上报。我们已经组织了勘探队，争取这个月产量能有 1000 桶。”

二位市长接过图纸走了。我正打算回去修养，高帝进来了：“十万火急！唐山竟然投降了！爱卿你怎么看？”

我笑了：“皇上可不必这么焦急。”

高帝有些弄不明白了：“唐山是我们在关外的最后一处重镇，丢了它，首都将无险可守！更别提朕的左膀右臂豫亲王、星将军和李院长！烧了军工厂无所谓，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话说豫亲王为何投降！”

我说：“是我吩咐他们诈降的。”

高帝踱着步，思考着：“你让他们诈降，这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此外还能让夸老贼轻敌自大，妙计啊。只是我们如何反攻？”

我说：“我已让大庆、盘锦两地市长前去寻找油田。待到石油一到，飞机燃油就不是问题了。那时候天兵天将突然空降夸克老巢，管教他们束手就擒！”

高帝笑了：“你这是好计划。只是现在要看豫亲王他们如何表现，才能撑到援军来的时候了。”

小星

28. “那陛下就给豫亲王回电吧，就说咱们朝廷内部全力支持他，让他安心处理。”

“甚好。”高帝回答，“电报员快给豫亲王发报，他在唐山的所作所为，我都鼎力支持！”

另一边，唐山城处，三更夜，豫亲王将唐山城内所有将领集结于帐中。

没等豫亲王开口，就有一老将开口道：“亲王，我们……我们真要降于华国与那些英夷吗？若真这般，请允老夫一头撞死在帐中吧！”

豫亲王答：“莫急，莫急，今日召各位来这，就是要与诸位将军讲清楚，我们是诈降，以此延长战时。等待奉天的援助，大家莫慌，现在我要部署一下。”豫亲王侧身面向帐中央挂的地图，问道：“城中现有多少兵马？”

小星答：“20万人，多是吉林与辽东调来的军队。”

“好，众将听令，左中右三军主偏将共六人，除中军主将与中军副将留下。其余四将各领4万兵马，分别向遵化，迁安，滦县，乐亭四县转移，对唐山形成半合围局势，而中军两将领4万人马留守唐山，以备不时之需。若我和谈不成，遵化，迁安，滦县，乐亭四地兵马可合攻唐山。合攻若仍不成，则可率军退回滦河东岸石门镇一带，毁掉滦河大桥，死守滦河。”

“好！”众将齐喊。忽然，有一位将领问：“那唐山仅留4万兵马，亲王您的安危如何保证？”

小星答：“没有关系，昨日大同将军韩矢初来电，他率10万并州精兵自阳原向东进发，目前已到延庆了。三日内即可抵达唐山。”

“哦对了，小星你留下和我一同应对和谈，李，我给你拨一个警卫连，乘车速回山海关兵工厂，躲避躲避，回奉天也行，看你想法了。”豫亲王补充道。

“好了，各将速速回营，调齐各部兵马，准备行动，小星，你随我带一队人马，准备和谈。”

不久后，唐山城已然成了一座空城，只有4万兵马驻守城北。而这时夸克，圣，白龙三人带领大军也将来到主帐前，豫亲王与小星则将帐门大开，乘快马与几十骑亲兵前去夸克面前。

“这是要投降了？”圣问夸克。

于是夸克喊向豫亲王：“前方小将，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豫亲王勒马回道：“我乃奉军主帅，奉国豫亲王也，今日愿与华国大帝和谈，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好，那我们就在唐山城中好好谈谈，走！”

“稍等，小王要与您先讲好，为保证和谈有序进行，我奉军驻扎城北，华军则驻扎城南，和谈即在城中大帐举行。”

“好！”

当晚，白龙参见夸克，白龙问道：“陛下，未何您准许他们和谈？臣观这城中奉军不足5万，这唐山城应很易拿下。”

“不可，我军远过东海，深入敌境，军已疲惫，而今已将奉军主力诱出，若再向山海关攻打，绝非易事。且如今我军已占华东、华北，以后这山海关以西，万里中原仍是我大华天下，那小小奉国龟缩于关东，又何足为惧呢？且那英军索要之物，我也没真心愿意给他，这次就说奉军和谈，不得不停兵。那英国距我华国万里，亦无所畏惧，只是借刀杀人，和谈后赐些金银遣走了事。”

白龙听闻，只得连赞夸克英明，而与夸克研究其他事务了。

第二日上午两方代表齐聚帐中，帐中设一长桌，桌两旁分别坐着两方代表。桌首则是夸克的龙旗与豫亲王的帅旗。

白龙率先开口：“请问你们那个什么古怪的丞相到哪里去了？”

小星抢答：“丞相反对和谈，被我们亲王大人押到山海关里幽禁了。”

白龙皱皱眉，说道：“皇上恕罪，还请您先问讯。”

夸克整理了一下衣领，面部表情严肃，问：“你们是要和谈，不是投降，是吧？”

“是的。”

“和谈好说，但是和谈总要割些地，赔些款，称个臣啥的嘛，这样才有诚意……”

“好啊，唐山以南全归华国，如何？”

“唐山也给我们吧。”

“那可能你拿不走，调来驻防的大同将军就要来了。”

“那好吧，那你们总要每年送些岁币吧。”

“这个，我觉得每年可以给……100万两？”

白龙抢答：“200万两，不然即日扫平你山海关西。”

“那150万两吧，这也是好几座城市的赋税了。”

许久未开口的圣也说：“陛下，150万两不少了。”

“行，就150万两——但是我的爱将焦天泽死在你们奉国，那是不是……”

“再追加10万两丧葬费，您满意了吧？”

“不错，那称臣一事……？”

“这个我要上奏高帝，小王是做不了主的，今日先谈到这里，明日高帝回复后再谈吧。”

傍晚，城北军帐内。

“行，明日商议称臣，我们又拖延了一日，后日我们划分界限，还能拖延一日，大后日详谈礼节等事宜，还能再拖一日，而再之后就不好办了呀……小星，你明日下午问问督军那边支援何时能到吧。”

“是。”

“对了，让人立即给韩矢初将军发报，让他兵分两路，8万兵马驻扎在唐山西北玉田县一带，而他自己率2万步兵到唐山，以换防为名，切记不要走漏风声。”

“好的，我这就去办。”

奉天一边，高帝看着豫亲王的部署图，默默的点了点头，对我说：“你说这阵势怎么样？”

我答：“不错，若能将华军主力引到滦县，不用支援或许也能胜利。”

“不过这计谋可不好用啊……当丞相病好，一定要回前线指挥啊，哈哈……”

“我有一个好计策……我们答应称臣，然后这样……”

另一边，大同将军韩矢初已经兵至玉田，第二日便准备发兵，开赴唐山了。

一个雾蒙蒙的上午，夸克与白龙等人再次来到城中大帐与豫亲王会面。豫亲王在凌晨时刚刚读完高帝的密电，此时心中已是很有把握的。于是他便显露出卑微的浅笑，对夸克说：“陛下，高帝已经回信，决定奉国向华国称臣，高帝对您以君臣之礼待之。”听闻此言，奉军将领发出一阵骚动。

“高帝向我称臣？哈哈哈哈哈……我没听错吧……哈哈哈哈哈……你个高监国，你也有今天啊……”华军众将听了，更是喜笑颜开，而又少不了对奉军的嘲讽。

“高帝打算六日之后请陛下您移步滦县，与高帝举行称拜典礼。”

“他？拜我？哈哈哈哈哈……”

白龙抢过话茬，说道：“滦县在你方境内，怎么保护得了我方的安危呢？”

“不要紧的，为以防万一，你们可以率领大军一同到滦县驻扎，这是计划的日程表，请您过目。”

夸克一把接过，读了出来：“上午举行欢迎典礼，领土交接仪式，中午中场休息，下午高帝参拜华国皇帝……”夸克不由得想：真爽啊！

“好，这样很好，那我们就等着了！”夸克高声说道。

当晚，唐山城南，夸克召集帐内心腹大将，白龙，圣，萧，徐艺城等人，大摆庆功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甚至又喝上了英吉利人送上的香槟酒，众人早已是醉醺醺一片。只有白龙时沉着那张满是无不渗溢着狡黠的皱纹的脸，向夸克道：“皇上，臣认为奉国此举如此痛快，实属有诈啊。”

“哈哈！爱卿你多虑了！他奉国被我反复折磨至此，终是不剩下几个屁兵了。他有什么痛不痛快之说？”

“可是据臣观测，奉军正在利用和谈时间调集山西骑兵向唐山进发。唐山驻军又有大部不知去向何方。”

“这不明摆着就是人家换防嘛，毕竟是新的边境了，这多明显啊……”

“皇上！您要提防着点啊！万一他们哪日合攻唐山，我们可就惨了。”

“笑话！老子还有这么多兵马，难道他们奉军能直接从天上降临到我眼前杀了我？”

“也不是没有可能。”

听罢，徐艺城拍案而起，大叫道：“白龙！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在这大喜的日子胡说！你先是要进攻唐山，这又要阻拦和谈，你到底是要闹哪出？我华军现在靠着外国支援，实力不稳，正需要修整发展，择日再取关东，你怎么能阻碍国家发展大计呢？”

萧在一旁乘酒兴也喊道：“你个白龙！天天出尔反尔！听说你在华军败退后投降了奉军，还当了不小的官，可也真是出尔反尔的人！臣斗胆请皇上砍了这个老奸巨猾之人！”

夸克又饮了一杯，脸上一热。问圣：“圣，你怎么看？”

圣看了看萧和徐的态势，便说：“白龙祸乱军心，应当斩首。但念他也有功劳，让他率领五千兵马驻守南京去吧。”

奉天。大庆和盘锦两地市长向我发来第一批原油开采成功的好消息。我立即安排专列运输原油，并准备分馏的设备。

五日后。我们迎来了关键的一天。大约 100 桶燃油被运送到北戴河机场。北戴河机场内五架实验机也都擦拭整齐，等待命令。高帝和我来到翔凤阁，我开始传达战斗部署命令：

“计划有变。遵化 4 万驻军请于今日全体开赴沙河驿。迁安 4 万诸军全体转移至卢龙县以西。滦县四万驻军转移至滦河大桥东岸。滦南、乐亭两地共 8 万驻军分别向西北行进 15 里。玉田县并州铁骑，随时做好战斗准备。韩矢初将军与其两万步兵，随时待命。”

终于到了典礼之日，当日五更时，夸克率唐山城中 40 万大军快速向滦县进军。近巳时，驻军滦县城中及城西一带。巳时，夸克登上鼓楼，高帝登上东城门，一西一东遥相呼应。两人之间的横街上便是欢迎典礼的舞台了。午时，豫亲王指挥遵化、迁安、滦南、乐亭四路共 16 万兵力向滦县移动。而玉田县并州八万兵马则于巳时便飞速出发。午时时，仅距滦县约 40 里。正午，华军开始午饭。高帝在午休时迅速撤离东城门，来到滦河东岸军营。

午时六刻，三架战机在滦县上空划响——同时，玉田、遵化、迁安、滦县、滦南、乐亭六路兵马共 28 万开始合攻这小小的滦县。随着来自天上的轰炸开始，华军顿时混乱不堪，夸克亦十分震惊，不知如何是好。一连串的急报，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各个方向接踵而至，夸克无暇顾及，逃命要紧。便由五百名亲兵护送，一路向西，冲出城去。不久，圣徐二将赶来救驾，萧也带来两千余名军士护送夸克。萧对夸克说：“陛下，现在据可靠消息，有数万骑兵正沿大路向这边杀来，我们还是绕路回唐山吧。”夸克只得听从，便取小路由东南方向返回唐山。

而滦县一边，不大的县城，死伤无数。县城之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华军 40 万大军，折戟 30 多万，又有四万余人降于奉军，仅有七千余人得以在乱军中逃生。夸克身边只剩下六千残军，他命其中一千人向唐山行进，打探情况。而最终收到的是韩矢初早有八千伏兵在前往唐山的路上。夸克于是决定向南行军，到了曹妃甸，捕获了几艘渔船，得以回到天津。一路上，夸克惊惶失神，在天津一连修养了三日才得复苏。暂且打住不提。

我也在奉天休养了半月，由于伤的不重，还有“先天圣体”保护，我也回到了唐山前线，和豫亲王、小星等人一同研究接下来的战术。

高宁远

29. 几日后，南京。

南京留守白龙已经听闻了夸克落败的消息。经此役后，夸克惊魂未定，休息不过几日便只身乘船向南京逃去，并任命徐艺城为天津留守，留驻北方，收拾残局。白龙登上城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来回踱步。

不久，使者来报：“御船已在石头津外，请留守前去迎驾。”

白龙整一整衣领，慢条斯理地对使者说：“调甲冑之士八百人组建仪仗队，前去迎驾。”使者应诺退下。

码头上，列队士兵威武雄壮，“白龙”字样的旗帜迎风猎猎飘扬。夸克徐徐走下舷梯，面露愠色，对着白龙呵斥道：“你作为南京留守，为何迎驾如此之慢？”

白龙此时俯身跪下，答道：“臣履职不力，接驾来迟，还请恕罪。”

夸克此时却不依不饶，许是想发泄战败的业火：“留守后方的闲职也做不好，看来你是时候自请挂冠归乡了啊。”

白龙此时猛然起身，锐利的目光环视全场。四周的将士心领神会。

那些没被采用的部分

9. “太白金星！难道你就是那位以一人之力保护鸡王不被暗杀的太白金星！在太白金星口中我便得知鸡王被奸臣蛊惑，除去众多忠臣，并在蛊惑下和鱼派发生关系。而这时的鸡王已经被完全蛊惑，而我要去刺杀鸡王，让鱼鸡城内的百姓不再生于“火海”之中。

太白金星说：“我知道这次的任务艰巨，所以我给你安挂了个搭档，到那时，他便会和你暗号。记住了暗号是鱼鸡社——万岁。”

庆生会那天，我到了鸡派楼下。

这时耳边传来：“鱼鸡社。”

我回：“万岁。”

此时一个神秘人摘下帽子说道：“你应该就是我要等的人，我先做下自我介绍，我叫月之光。”

这时我转眼看去，只见是一个身長九尺，壮如虎，力如牛的人，这时我才得知那个人就是他们所说的“坦克队长”。

坦克队长看到了我们，月之光大叫：“不好！”拉起我的胳膊就跑，只见坦克队长发疯了一般向我们冲来，这个时候月之光直接把我甩到一边，突然喷出了一群迷雾，

月之光（谭清轩）

10. 只见坦克队长如发了疯般朝我们撞我们撞来，这时，只听耳边一声呼啸，坦克队长瞬间受伤，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和月之光的面前：“你好，我叫武德君，来自异世界的人。我刚刚被一个自称女神的人给拦住了，叫我来救你。应该是你没错了吧？”

说着，便把我和月之光拉到了一个少无人烟的地方。

“你是要暗杀鸡王？”武德君问我。

“啊，是的。”

“用什么干？”

“一种暗器……”

“不是吧这不是吧，几几年了，还有人用暗器玩？”

“那还有什么更强的武器吗？”旁边月之光愤怒。

“这个是导弹发射器，我们晚点远离这个地方，我们去发射导弹。”

公元前 259 年，鸡王崩。我，还有月之光和武德君一起成立鱼鸡共和国。

“我封我为皇帝。”我还没说完。

“等一下都几几年了，还搞封建制？”

“你搞？”月之光怒道。

“好吧。”

武德君（刘韩远）

这时，鸡王的儿子小星星居然出现了！鸡王挥手让侍卫们把我们押进地牢。

到了阴森森的地牢里，铁制的牢门嘭的一声关上了，这些侍卫居然没有对我们搜身，正在我心里暗暗庆幸之时，突然发现这地牢阴暗的角落里好像躺了一个人！

于是我叫住王乐鸡，让他和我去一同查看。

我们走了过去，发现那人身长八尺、浓眉大眼、头发浓密，而且他的手里竟然握着一个非常小型的加特林？！

我拿起加特林他几乎就只有手掌大小，我看到上面印着几个字：核弹加特林，可刚看到这行字，王乐鸡就把这加特林夺了过去，朝着铁门就扣动了扳机。

我失声大喊道：“乐鸡！那是核弹加特林！”

顷刻间震耳欲闻尘土飞扬，我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圆形的……泡泡里？！这个泡泡通体蓝色，上面有着各种星辰和天体，真是美极了！

这时出现了一位少年。

周泡泡

带我来的那位少年自从将我引荐之后还没再见过他，军营里说他已经监国大人关到了沈水中央百鸟洲上的台，不知犯了什么过错，还要天天在沙洲上牧羊——给他一群母羊，让他一年之内交出一头小羊。我就在奉天城内住下，监国又封我为九门提督。

一年之后，据说真的产出了一头小羊，那位少年将其命名为多莉。监国十分震惊，于是将少年和我——对没错，竟然还有我，可能因为她是我的引荐人——请到了他府中的老虎厅内，我俩刚落座，面前又是少年，还有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天呐我这是来到了什么地方？遍地都是红色，还有喜字，还有饭桌、红包……我迟疑了一阵，少年说：“静影沉璧，我要把我妹妹许配给你，莫要推辞。”

高宁远

一天，鱼鸡城（现在已经叫雅库茨克了）中的那位老人，头顶顶戴花翎，身穿四品官服来找我，我惊奇地问他什么事。

他说：“王乐鸡要来奉天参见皇后，你要不要约她见一面？”

我深情地望着这位老叟，说：“你还真懂我的意思啊，真命世之友也！”

次日，我整顿好衣装，便在大奉门前待她。不久，她身穿旗袍走了出来，我迎上前问：“王小姐，还记得我吗？”

“当然，同舟共济者，怎么能忘？而且你也是相当于救了我半条命的……我还不知道如何感激你……”她说。

我沉下头，抱住她：“车马劳顿，先在我公馆休息几日吧。”

貌似我们两个心有灵犀，她便走上马车，和我一起去我公馆。

晚上，我在小河沿上湖面上叫停了一艘花船，我带着她上去，轻轻地划动船，斟上一杯酒，我问：“小姐芳龄了？”

“一十有七。”

“哦哦，还没有许配吧？”

“鸡王当时强行将我许给吴叔王做妾，现在他们都罪有应得，死了，自然我这颗芳心的还没有归到任何人手中。”

“那可真好啊。”我平视着湖面，“小姐愿意嫁人吗？”

“遇到中意的郎君，自然愿意的。”

我静静的把手伸过去，接过她的手：“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会让你动心吗？”

她搂住我：“嗯，你感受下？”她的心如同擂打战鼓一般……

第二日，我找来城南的包瞎子，他说：“大老爷您娶媳妇小人不敢多说，只是不宜太急，应在八月之后。”

我望了望日历，看到今日是三月初。“好啦，你退下吧。”

高宁远

2. 我不知怎么的我在一个陌生的街道醒来，正一脸茫然，一个乞丐突然窜出来，“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继承联赛冠军的好能手，今日，我把宝可梦图鉴免费送给你！”

我从床上惊醒，原来是一个梦……

“大木，你又迟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大木，你听到没有啊，你要是再睡，初始宝可梦就没有了！”

我很震惊，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似乎是一个平行世界的母亲。就这样，我跑去了研究所，领到了第一只宝可梦，哈克龙……

于是，便将计就计的开始了旅途，一路上，我渐渐地知晓了逃出梦境的办法，就是成为宝可梦大师，于是我一路挑战道馆，终于，踏上了冠军联赛的赛场，拿到了冠军联赛的赛场，拿到了冠军，就在拿到奖杯的一瞬间，一道光芒射向了我……

白峰珊

16. 那个神秘的身影从窗外慢慢靠近我，我心里一惊，这人究竟是谁？！惊慌之时，我突然惊坐了起来，这竟然是在做梦！

在我发现玉盒的山洞里现在除了我已经空无一人，我站了起来，发现那玉盒还在身旁，我欠身拾起，打开一看：一个小铁匣？我拿出来摆弄，里面忽然传出声音：“不……不要回答！三体！”

我心生疑惑，这时突然想起了《天下三分》，那本书！到底是什么？

我打量四周，在我的左边有一条黑漆漆的通道，其余方向都是坚硬的岩石，我把那小铁匣放入了玉盒里，合上盒盖，向通道走去。

刚走进通道，四周响起“嘭嘭”的声响，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通道亮如白昼，啊，石壁上居然有一挂挂火把，我警惕地走在这长廊里，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石台，上面有一本书和一个黑乎乎、扁平的东西，我走过去定睛一看，书面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天下三分》。

我心里一惊，拿起那本书，翻开第一页，只见上面有些字破损了：“自古以来，天下三__。三__后，必出雄杰。如今雄__，只在__皇。此__只在__有，海中或有浮。浮皇之里，如见蚁穴，洞窟千万，数__数。聚有百宝街、巧工阁、经堂、异兽园，可谓一环套一环。不知者入，五年不出。”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惊：“浮皇？巧工阁？雄杰？海中？异兽园？这些东西串联起来，我似乎想到了什么……”

便继续看下去：“此浮皇为天外之，不知为何入人间。凡得此物者，一统全国。可此物有命之缺，虽可升万里空，可发射火龙飞弹，却不可学方向。观光可，用于战事却万万不可！延误战机，士卒伤亡，本赢却输，万万不可！”

我放下书，平复了一下心情，拿起了那东西，只见上面用白色粉末写道：“吾见你为有识之士，今便教你一招，首先咬破手指，将血涂于额头、黑纸上，默念‘啾啾咋啾啾’，心里呼唤虫鸣鸟之名，便可召唤之，此法只可唤虫鸣鸟，它兽不可。”

周泰伯

我设立了教育司和工业司，负责进行优良的近现代教育和近代工业化。以首都奉天为核心，天津、南京、福州为沿海工业重镇。创办东三省兵工厂、奉天铁路局、大连造船厂、鞍山铁厂、齐齐哈尔木材厂、天津机械厂、奉天机床、鼓风机、长春机车厂、奉天电缆厂、南京铁厂、抚阜铁煤矿、福州江南造船厂等重工业近代化工厂。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有限公司、奉天香雪面粉厂、奉天啤酒厂、哈尔滨糖厂、福州蔗糖厂、福州橡胶厂、南京食品厂、盐厂、天津面粉厂、福州丝织厂、南京丝工厂、安东缫丝厂等轻工业工厂也初具规模。

我国就这样富足下去。

1678年，时任奉国大督军、颖亲王、兵工厂督办、多家轻企股东、奉津铁路管理公署署长的我，被高帝传入皇宫。

高帝说：“现在我老了，总是想起当年的事，如果你当时不被俘虏，我也得让他们有饭吃。”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高帝马上批准，令我二月初二开始颁布。

二月初二，我来到奉天电信局，向全国颁布诏令：平均地权，让每个人都能耕上自己的地；地主组建各地方经济委员会，在没有租金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支持其开办初级农业产品加工厂、银号等资本小微企业。各省政府和国家的国家支持大民族资本家创办大中型企业。政治方面，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制度上，逐步废除封建帝制，择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颁行《大奉国宪法》，设议会、参议院、咨议院等。

1688年夏，高帝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唉，朕今将八十，大去之日不晚矣！待我死后，传位于你，你要发展民主共和，等我死后你就成为总统，记住了，民主民权是第一位！”

公元1688年，在深秋时节，高帝逝，享年80岁，葬于奉天城北一百八十里处龙山脚下，名奉和陵。

公元1688年十月初一，我在奉天大政殿宣告全国，政体易为民主共和制，领导人改为总统，我就是大奉国首任总统，以公元纪年为纪年法，成为世界上顶尖的资本主义大国。太平盛世即将到来……

高宁远

国科院

唐冰锴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许久前的项目了，现在又拿出来玩玩，其实是舍不得。就在原稿上修订些，来写这个不知道会有多长的故事。名字就叫《》

序言

入冬后奉天城比我想象的寒冷，而两天前的一场大雪更是彻底掩埋了往日城内的喧嚣。寒风呼啸，我紧了紧衣袍，一步一颤的走向大政殿。

殿前的积雪倒是早早被侍卫扫走，慢慢爬上台阶，冬日里萧瑟的一切都是沉默的，脚边的陛石上似乎泛起了阵阵寒气。

直到大殿就在眼前，一股温热的气息毫无征兆地扑面而来。

暗红殿门敞开，我抬头向殿内看去。高帝坐在龙椅上，看不清他的表情，殿内似乎还有几个人，都转头向我看来。

四目相对，无人开口。

视线又眩晕起来，我用力甩了甩头，强装无事的步入殿内。

“爱卿这是？”高帝语气有点担忧的开口询问。

“无碍无碍，臣只是初来奉天，略有不适。”我急忙摆手道。

龙椅边的几位官员看着我，眼神有点奇怪。

“那日爱卿与朕说的科教兴国……”高帝看看身边的官员，“朕已与内阁商议过了。”我看龙椅上人的身影愈发模糊，只能迷糊的点头。

站在大殿里，我只是觉得天旋地转，高帝说啥都应下来了。

“那这就交给爱卿了……”高帝似乎满意的一笑。

接过圣旨，我只想着赶快离开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礼数周全的退出大殿，离开宫城。冬月的寒风呼啸，宫门的侍卫也早已牵来了马车。

铁蹄踏雪暗无声。

在不算华丽的马车里，我挑开身边的窗帘。看着这座被大雪覆盖的城市，轻声叹气。

第一卷 第一章

“已到达目的地，凌醉安先生。”

柔和的提示语音在座舱里响起，我解开座椅的过载保护，收拾起四处散落的笔记。

“前方环日二号港口，请确认停泊。”

“确认。”我随口回答道。

缓缓转动的太空港口在窗外的阴影里浮现，我整理好背包，抓着扶手向舱门飘去。

“您好，这里是环日二号管理局，请允许我们确认您的个人信息。”

我取出护照和邀请函，一并插入舱门上的检测口。

自从环日四号港口上发生了恐怖袭击活动，现在一靠近太空港口就需要身份核实，麻烦了不少。

“确认完成。”

随着响起的提示音，飞船缓缓降落在港口上。

“果然人生一大幸事就是边喝茶边看雪。”

昨夜又是大雪飘飞，醒来看向窗外时已是一片银装素裹。

“落不进屋子里的才是好雪嘛。”

我兴致颇高的斟了一小杯茶，装作文人雅士的样子慢慢喝，淡蓝的茶杯很快就被略带温热的雾气包围，小楼里一派恬静的气息。

“报！”

府上的侍从忽然跑过来。

“幸好茶没洒，何事如此激动？”

附庸风雅功课不足的我尴尬的放下茶杯，问道。

“皇上刚遣人来催促先生尽快选定科学院院址。”

嗯，现在府上侍卫对我的称谓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正常了。但是这个科学院选址就麻烦了啊……

“唉，备马准备出门，朝廷来人了总不能不管。”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那天要去大政殿，明明以有病在身推脱就好，怎么就突然责任心爆棚去见了高帝，他说了啥我还没听清，又迷迷糊糊的跑回来，平白接了个大麻烦，还在床上躺了几天。

现在还记得后来打开圣旨，我与侍从大眼瞪小眼的场面。

什么国家科学院啊！！我就画个饼，高帝您老人家还真要啊！

满脸颓废的我跨上马，周围的侍卫却是略带激动的看向另一边，我也扭头看去，发现门口那位朝廷派来的官员居然是一个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的女性，穿着的官服也从未见过，一袭黑色长袍，几处嵌着暗金色的纹饰，神秘感真是拉满，也不枉侍卫们如此惊叹。

“奇怪，朝中什么时候新增官服了，高帝在这方面不是个死顽固吗？上次怎么进谏他都不听……”我低头沉思。

“先生？”侍卫开始催促。

“哦，好，出发吧。”

思索无果后，我抬起头来，那个穿着奇怪官服的官员也注意到了我们，她正微眯着眼睛打量我们一行，我也抬眼回敬，再一次四目相对，她没有先移开视线，却是面色不变，嘴边不知为何挑起一抹神秘的微笑。

也太不礼貌了，这样直勾勾盯着别人。

几秒转瞬即逝，我却慢慢有一种奇怪的错觉，

“这眼神不对啊，怎么有一种久居高位的感觉，就像……那天的高帝……”想到这里，我浑身猛的一激灵。

“不可能，不可能。”我连忙把这个可怕的想法丢出脑海

“大概只是她之前常在朝中宠臣身边随行，久而久之染上的吧。”

朝廷这次派来的人是高帝亲自选的，应该会很靠谱，科学院的事就够麻烦的了，希望老人家不要又心血来潮再干点什么折磨人的事。

“顾韵，任奉国家科学院祭酒。”她下马对我施了一礼。

“凌醉安，任奉国家科学院祭酒。”我惊讶的回礼。

“顾祭酒此番前来就是要去选定科学院院址吧”我见是同级官员，就开始套近乎。

“是，还为凌祭酒带来了新官服。”她从随行的侍卫那取来了一个木盒，转手递给我。

“那便谢了。”我看了看盒中的官服，暗蓝色的青金石嵌在官帽上，看上去十分奢华。

回府换上官服，就急急忙忙的和这位祭酒先生出发了。

她骑马走在前头，也没带随从，理由是之后的山路陡峭，不便前行。

我在她后面跟着，暗自在心里盘算。

“没想到高帝会设两个祭酒，大概是明白国科院的重要程度，派来了个亲信和我一起干，没准还有监督的成分。唉，本来还想一手遮天，看来没指望了。”

“不过……”我抬眼打量前面的身影。

“这个顾韵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毕竟是同事了，还是搞好关系。”

我纵马上前去。

“敢问顾祭酒是对国科院有兴趣吗？或者说……科技发展？”我开始拉着她尬聊。

她莫名其妙地看向我：“此话怎讲？”

“这祭酒可是个苦差事，钱少事多，可没几个人会主动来当啊。”我打算先探探她的底，真是高帝派来监视的就麻烦了。

“那不一定哦，你说呢……凌先生。”她嘴角挑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嗯？”我略带惊奇地看着她。

“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我倒是没想到你会这样叫我。”

“我确实是对建设科学院十分有兴趣，近日听闻先生也担任国科院祭酒，所以就找人打听了一下先生的事迹。”她脸上带着营业性的歉意微笑。

“是吗，那不得不说你了解的真透彻。”我半开玩笑道。

她敢当面承认打探过我，靠的肯定不仅仅是胆量，自然是一并了解了我的性格才会全盘承认，还真是称得上了解透彻。

确实，我来奉天后有些事还真是恶名远扬，就比如强迫随从称我为“先生”……

呃，我大概明白为什么随从们得知我出任祭酒后要搬离府上那么激动了。

“没有没有。”她摆手道。

“开玩笑的啦。”

听了这句话，她面色一顿，然后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我对她耸了耸肩。

好吧，这个社会确实没人第一次见下属就谈笑风生，毕竟朝廷重臣的架子要有，不过对我来说就算了吧，鞠躬下跪什么的真麻烦。

“那我日后就称凌祭酒为先生了。”她无视了我的傻子发言，自顾自地说道。

“行，我就字醉安，随你怎么叫。那么敢问顾先生如何称呼？”

“你字醉安？没人给你取吗？”她更加莫名其妙了。

“没啊，我又没二十岁。”我不置可否。

“那你的官位是世袭的？”

“这你就猜吧。”我笑了笑。

“算了，我也没取字，不过我的官位不是继承的哦。”她也回以神秘的微笑。

第一卷 第二章 灵浸泽的雪

“前面就是朝廷划给我们的地了。”顾韵指着前方的山峦。

“这也太小气了吧，要我修科学院连一块平地都不给。”我满脸无语地看着面前起伏连绵的山丘。

“没有啦，朝廷这一次可是给了我们奉天城郊最好的地段。”她掩嘴轻笑。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灵浸泽东南面的山丘，翻过这座山，后面就是一片很大的平原了，那里才是该开发建设的地方。”

“听起来还不错，你说的那个灵浸泽是个大湖吧，好像这边的雪景在奉天还挺出名的。”我抬头看向天空，灰色的云翻滚起来，看来又酝酿着一场风雪。

“的确，这边是许多皇亲国戚冬日里赏雪的地方。”她指指路边杂乱的车轮印。

“啊，真是上层阶级腐朽的享受。”

身边的马突然一顿，她面色不善的转过头来，满脸是柔和的笑容

“凌先生你说什么？”

吓得我浑身一颤，连忙改口：“没什么没什么，这宫里的老爷们真有雅兴啊，不像我等凡夫俗子不懂欣赏。”

大意了，她肯定是高帝派来的人，差点说漏了嘴，外人面前还是要收敛一下对封建统治的批判精神才好。

她收回目光，面无表情地说：“看来前面是三皇子殿下在打猎，我们走别处吧。”说罢，就调转马头，径直向另一边走去。

“啊？三皇子？打猎？”我莫名其妙地向前张望，还真发现不远处有几队人马，旗帜招展，看上去颇为隆重。

转眼却发现她已走远了，我只好驾马追去。

“喂！你别走太快，我不认识这边的路啊，一个人走得冻死在这。”我没好气地对她说。

“哦。”

“欸，我说你这么没礼貌，怎么就受到朝廷重用了，官位肯定是世袭的。”

“是吗？刚刚某个新任国家科学院祭酒好像在侮辱皇子啊。”她用手指卷着头发，漫不经心地道。

我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什么清白？我亲眼见你出言侮辱三皇子，站着骂。”

我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指责不能算骂……指责！……读书人的事，能算辱骂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国科院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她笑起来：一路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山路走了一阵，地势越显陡峭，我们下了马，顺手把马拴在路边，步行向山上走去。

“顾韵，我们把马拴那里不会被人顺手牵了去吧？”

“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城里的百姓都不会出门，在此地的都是王公贵族，谁会要我们的马。”她无奈地说。

“不对啊，我怎么感觉你说话语气变了，之前刚见面时不是满嘴敬语，态度端庄吗。”

“下属面前做样子而已啦，鞠躬下跪什么的真麻烦。”

这话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好吧。”我只好耸耸肩，“这样也不错。”

脚下的山路愈显陡峭，天色阴沉下来，云变换的极快，像浓淡不一的墨色泼洒，对着这座小山席卷而来。

“要下大雪了啊”

“那样更好，雪花飘飞的灵浸泽才是最美的。”

接着走了一阵，突然，她转过头来，指着前方说：“看，那就是而已亭。”

“而已亭？”

我向前面看去，层叠的树枝中伸出一角上翘的飞檐，青色瓦片看上去已是十分古旧斑驳了，斗拱瓦当间缀着嫩绿的苔藓，深冬的寒风早就吹去了林间的黄叶，暗色的枯枝间忽然现出这么一座孤独的亭子，倒是颇有意境。

我加快脚步向亭下走去，青石所构的台阶错落，亭八面皆有勾栏，栏下附座，走进亭中，意外地发现所有的木构件都添了鲜艳的彩绘，飞阁流丹，斑斓的色彩在四面冷寂的树林里显得颇为灵动。

“怎么样，漂亮吧，我这几天可是特意遣人修缮了这里。”她在我身后得意地说。

“漂亮，确实漂亮。”我由衷地赞叹道。

“那是，毕竟这里以后可是我们国科院的地盘。”

她话音刚落，一阵微风拂面，亭边的风铃也轻声奏响，突然才发现一片片晶莹的雪花正徐徐落下，悄悄融入这片遗世独立的天地。

“下雪了呢。”她看向灰白的天空。

“是啊，下雪了呢。”我看向灰白背景里的她。

不久之后，北风也渐渐吹刮起来，我们没有带御寒的长袍，只好躲在亭子里。她轻车熟路的放下亭子三面的竹帘，留下背风的一面敞开，我则冒了风雪，去亭子四周寻取暖的柴火。

“煮一壶茶吧。”她喃喃自语。

起身点燃了拾来的柴火，她从栏边的长椅下抽出火炉和一个木盒，略显昏暗的亭子里马上被炉火的微光照亮，空气渐渐温暖起来，从亭外寒风里挣脱的我抱来一捆木柴，在火炉边坐下。

“准备得这么周全？”我拍拍温热的火炉，惊奇的道。

“是啊，我从前闲暇时都会来这里看雪。”她双手捧起一盏茶，端到眼前，看着冉冉升起的水雾，沉默下来。

“那可真好，以后记得带我一个。”我笑道。

伸手取过叠起的茶几，支棱在地上，我拿起炉火上温着的紫砂壶，自己倒了杯冒着热气的茶。

“好啊。”她也轻笑道。

亭外寒风阵阵，竹帘下却格外安适，我转头看向未放下帘子的一边，树木的枝条早已被雪花覆盖，目之所及尽是一片飘飞的洁白，远山在风雪里刻下淡淡的痕迹，树林是浅灰色的，在视线里勾勒出起伏的边线。

“那就是灵浸泽哦。”她微闭上眼，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放在茶几上撑着脸，看起来颇为享受这安静的时光。

“是个很大的湖啊，皇上把这一片都划给我们了？”看着眼前展开的山水画卷一般的美景，我有点感慨朝廷的大手笔。

“那当然啊，嘻嘻，以后着一片都是我的了。”

“才不是你的，明明是科学院的。”我无情地打断了她的美梦。

“知道啦，知道啦，我不就说说嘛。”她撇撇嘴，转过头去。

“你不会就是为了这几座山才来国科院当祭酒的吧。”我突然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

“对啊，有问题吗？”

“现在朝廷真是什么官想当就当的吗？”我无力地感慨道。

“喂，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看到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来，我及时的住了嘴。

“悄悄告诉你哦，朝廷里我认识几个官员……”她面无表情的摩挲着手里的茶杯。

“呃，开个玩笑，莫放心头啊。”联想到她一身奇怪的官服和官位想要就要的权力，我还是不要招惹的好。

“是吗？”她放下茶杯，似笑非笑的抬头看向亭外。

“当然，我还挺喜欢开玩笑的，不过这次失误了啊，抱歉抱歉。”我只好厚着脸皮道歉。她没说话，提起茶壶又斟了一杯，温热的茶水蒸腾，看不清她的脸。

良久，她忽然开口：“我决定了，以后国科院里的十景之首，就叫‘风雪斟茶而已亭’”我莫名其妙地看向她：“什么十景，现在国科院连大门都没有呢。”

“没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她笑道：“先取名也没什么坏处，就算是留作纪念吧。”

“随你，不过第二景取名要我来。”

“好啊。”

我们在亭里闲聊了许久，直到大雪停息，乌云散去，夕阳在山。我倒掉茶杯里的夕阳，炉火上的紫砂壶早已冰凉。

“回去吧。”我起身拍拍衣服，僵硬的伸了个懒腰。

“好……哦对了，顺便说一声，我以后要在你那边住，你叫府上给我找间房子。”她起身收拾火炉和茶盏。

“也是，回去说一声就好了。”我耸耸肩。

第一卷 第三章 筹备和建设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

“大早上的，什么事啊。”迷迷糊糊的打开门，就看见她激动的脸。

“我昨夜见了皇上，说明了我们这边的情况，皇上已经同意国科院尽早开工，也拨了所需的银两。”

“效率这么高？”我倒是没想到高帝会连夜加班，批了我们建设工程的奏折。

“是的，皇上很重视，也召见了很多皇家的御用工匠来帮助国科院的建设工程推进。”

“那看来我也要出点力啊，毕竟朝廷这么上心。”我忽然有点心虚。

她用警告的眼神看着我：“你还知道啊，小心哪天就被削职贬谪，我这个祭酒这么尽心尽力，你还在这睡大觉。”

“呃，不说这个，我这就启程去找水泥。”

“水泥？什么水泥？”她疑惑的歪歪头。

“修房子用的，比木头好多了。不过一时半会肯定搞不出来，你先指挥工匠们建大门吧，样式随你。”

“哪有这么快，那些御用工匠还有一大堆流程要走，什么测风水啊，画设计图啊，选材啊，总之很麻烦。”她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行吧，你加油操心，我就先去找水泥了。”果然有工具人就是好啊。

她无奈地看着我：“早就听说你行事怪异了，不过看在你是在给建设出力的份上，早去早回吧。”

我面颊一抽：“原来我风评这么差的吗……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一人骑马行在奉天城郊的街道上，周边都是平民的房子，零零散散，用茅草搭建的屋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远处是大贵族的田地，大概这一片的贫苦人家都是他们雇佣的农奴，现在田野都被冰雪覆盖，无法劳作，这就意味着没有贵族给的微薄口粮，再加上冬天的寒风，整个奉天城饿死冻死的农民将不计其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叹了口气，皇城里谁知民生疾苦，以后国科院的研究发展一定要以人民为本啊。

“老爷，求求你赏我姐姐一口吃的吧！她已经饿昏在家里了。”

突然一个莫约七八岁的小男孩不知从哪里跑出来，学着那些奴隶的样子跪倒在马前，笨拙的磕头。

瘦弱的身体只披了一件破烂的衣裳，他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只是一个劲地用力磕头，直到额前被锋利的石子隐隐划出了血痕，也不敢停下。

他突然的举动使我一惊，从来没遇见这种情况的我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他见我不说话，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更厉害了，带有哭腔地喊道：“那些府里的老爷们发的麦子根本不够吃一个冬天，我们家只能吃草根汤，现在连草根都被拔完了，我们就只好挨饿……”

他始终低着头，像是鼓起全部勇气喊出了话，就再也不敢出声，像是在等待最后死亡的判决。周围的饥民都从他们的草房子里探出头，露出讥讽的神色，往日里不是没有人求过别的贵族，只是敢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被王公贵族身边的侍卫一剑斩杀了。

“啊……啊……你带我去看看。”我终于被他的喊声惊醒，手忙脚乱的下马。

“嗯，好！”他惊喜的抬头，用力擦了擦脸颊，起身就向路边跑去。

我顾不上满地的脏乱，快步跟上他。在周围平民们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与他来到一间破旧的屋子前。

“老爷，就在这里了！”他生怕我半路后悔似的，连忙推开门。

“姐姐！你别害怕，我找到愿意帮我们的人了！”

我在称不上是房间的一角看见一个倒地的单薄身影，他跪倒在那个身影边，抓住手臂拼命摇晃着。

“姐姐！你快醒醒啊！”他见地上的人影没有反应，语气更慌乱了几分。

我急忙跑上前去，大声叫住了他。

“你先别动！”

凭借我少得可怜的医学知识，摸了摸手腕上的脉搏。

“还有心跳，别担心，她死不了。”

我先出言安抚紧张的小男孩。

“如果是饿晕的，那大概就是低血糖，我身上也没吃的，先扶她上马，我们去城里。”

紧要关头，我只能厚着脸皮判断了。

在周围饥民的一片目瞪口呆中，把她搀扶上马，我一手扶着她，一手牵马，向城门走去，幸好路不远，进城后我领着马径直朝集市走，那个小男孩也在一边跟着，手忙脚乱的想帮忙，却什么也帮不上，只好干着急。

“都说了别担心嘛，如果你说得没错，她只是第一次这样昏迷的话，那她会自己醒来的。”

我低头想了想，低血糖应该还好处理吧，给点甜食就可以了。

周围行人越来越多，不知不觉走到了集市，大街上熙熙攘攘，我出了点铜钱，买了两个糖人，还特意叫那卖家另外卷了几个糖丸。

“给你。”

我自己拿个糖人，也给小男孩一个。

“这几个糖丸的话，等你姐姐醒来给她含着就好。”

我真是大好人。

“之后你们去城西的那个大府邸吧，牵着这匹马啊，就说这是我给你们的，那里的侍卫认识这马，不会赶你们走的。”

“那我还有事，你们先去吧，记住，她醒来后一定要让她含着糖丸啊，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会肚子痛哦。”

我吩咐完，就叼着糖人转身走了。

当完好人就跑真刺激，不过这糖人还挺甜的。

“没了代步的马，看来城郊的采石场去不成了。”我一个人走在街上，喃喃自语。

“那就先去城里烧瓷器的瓷窖看看吧。”

找了几个小贩问路，都说城西有几个瓷窖，于是我转头出了集市，向城西走去。

“宫里的瓷器都是全国各地的御用瓷窖生产的，看来这奉天城附近是没有高规格的作坊，那城西的瓷窖估计是私有的，不能用官职白嫖了啊，不过用官位压一压价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在心里暗自盘算着。

走了几分钟，在一个大院前停下脚步，我看着装修奢华的大门，檐下一块斑驳的匾额上书“张氏瓷庄”四字，算是极为气派。

“想不到这瓷器生意这么赚钱。”我颇有些感慨。

说来也是，这瓷器虽说不是供给皇家，但全城百姓的瓷器生产算是给它垄断了，估计还会给一些贵族定制瓷器，不得不说是一笔大生意。

跨进大门，门口的侍卫看见我一身官服，就未加阻拦，只是遣人去庄里通报。

一个侍女引着我去了似乎是会客用的大厅，还细心地送上了一盏热茶。

“不愧是资本家，操作很熟练嘛。”我端着茶，落座等候着庄里主事的到来。

片刻之后，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在堂后响起，一个高瘦的中年男人推门而入，面带歉意的笑容。

“凌祭酒久等了。”

“你是？”我起身行礼。

“在下是这里的主事，也是奉天张家家主，张玄。”他行到堂前，刻意没有坐在主座，而是与我相对而坐。

“张主事消息还真是灵通呢。”我端起桌上的茶，微笑道。

他刚要去倒茶的手顿了顿，也回以微笑：“呵呵，哪有哪有，凌祭酒高升，张某当然略有耳闻。”

怕不是略有耳闻吧，像这种大资本家指不定朝廷里也有人，一个祭酒上任，怕不是打探得清清楚楚，我暗自在心里吐槽。

“客套话也不多说了，我此番前来给张主事带了个大生意，不知主事是否有合作的想法？”我低头品茶。

“哦？朝廷的生意？”他摩挲着手里的茶盏。

“自然。”

“愿闻其详。”

我放下茶杯，特意挂上神秘的微笑：“早就听闻张氏瓷庄工艺精湛，但我这次的订单不需要多好的工艺，或者说，我想请张主事帮我加工一批货。”

“什么货？”他微眯着眼看着我。

“一批石头磨出的石粉。”

“凌祭酒莫不是在开玩笑？”

“并不是，而且加工有些要求，张主事且听我说。”我接着故作高深地喝了口茶。

“我要把这批石粉烧到青花釉里红成色时的温度。”

听到这里，他玩味地勾起一抹笑容。

“照凌祭酒这个要求，价格可不低啊。”

“张主事莫急，听我说完，我只是要烧到青花釉里红成色的温度，没有青花釉里红成色时的苛刻要求，温度只是不能低，至于高多少请工匠随意。”我及时打断了狗资本家的抬价。

“这样啊。”他低头喝茶。

“那这个价钱？”我试探性地问道。

“凌祭酒放心，给朝廷做事张某自有分寸。”

“爽快！那么我过几日就会遣人送来一批，先让工匠试试，看效果如何，再做详谈。”我依旧挂着微笑，起身行礼。

“好，凌祭酒慢走。”他也扯出了一个笑容，起身送我。

“不必了。”向后挥挥手，我头也不回地踏出大门去。

离了这瓷庄，真是一身轻松。

见天色不早，我决定沿着街道回府上去。

“唉，和老资本家说话就是费劲。”

由于我一直装出高深莫测的表情，导致现在笑起来极其别扭，嘴角不停抽搐。

“再也不来谈价格了，下次吧顾韵忽悠来好了，她估计还更熟。”我自言自语道。

第一卷 第四章 新年与寒冬

回去的路要穿过集市，我突然才发现整个奉天城早就被节日的隆重气氛所笼罩。

路边家家户户都换上了新桃符与春联，一路上逛街游行的人们络绎不绝，路边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叫卖声与孩童的嬉笑声共同融化在暖色的花灯下。

我也被这股浓浓的烟火气感染，沿着大街到处逛了起来。

突然看见好几个也穿着官服的人，带着侍从在街边闲逛。

“大概是出来给自家府里置办年货的。”我一边想着，一边穿过拥挤的人群。

“说不定我们府上也会有人出来吧。”想到这里，我期待的朝四周张望。

果然，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顾韵，这边！”

她还是穿着那件黑色官服，暗金色的纹饰在四周温暖的晕染下折射出神秘的光华，侧颜在朦胧的背景里淡然勾画。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突然就美得惊心动魄。

猝不及防受到美颜暴击的我直接愣在原地。

“凌醉安？”她惊讶地朝我看来。

“原来你还知道回来啊，我今天在灵浸泽忙了一天，你倒好，又是做好人，又是逛游园的。”她愤愤不平地盯着我。

我这才惊醒，尴尬的赔笑：“感谢顾祭酒对我国科院建设的大力支持啊……”

“不对啊，你说什么做好人？”我突然发现对话的盲点。

“你还装？从外面捡来几个大活人就丢到门口，真是老好人啊。”她气鼓鼓地指向身后。我这才看见她身后的两人，原来是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姐姐，小男孩正舔着糖葫芦，见我看来，对我灿烂的一笑。

而他身边的应该女孩就是他姐姐了，嘴里还含着糖丸，看到我的目光扫来，怯生生地低下头去。

“呐，凌醉安啊，你要是寂寞了就直说，跑到外面悄悄地收小妾也太给我们国科院丢脸了。”她满脸坏笑地凑过来。

“不过我还是要承认，你眼光还挺好的，这个孩子长得真不错。”

“你明明没比人家大几天，孩子是怎么喊出口的？”我学着用她之前看傻子的眼神去看她。

“还有‘悄悄地收小妾’是什么意思？顾韵我警告你啊，小心我找高帝弹劾你诽谤。”

“你试试啊，我看被罢官的是谁。”她赌气似的别过脸去。

“不闹了，你是出来给府上采购过年要用的东西吧？”我只好强装严肃地对她说。

“哦……是的。我还特意带上了他们。”她转过头去，指了指身后的小男孩和他的姐姐。说到这里，我突然回过神来，急忙吧顾韵拉到一边。

“跟你讲啊，我这可是在给国科院寻找人才，你要对别人好点。”

“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你不看看他们的衣服和吃的是谁给的。”她无奈地对我说。

“呃……哈哈……也是，我只是先打个预防针嘛。”

“啊？预防针是什么？”她皱了皱眉。

“没什么没什么，那你就先带着府里人去置办年货吧。”我对她摆摆手道。

“好吧，我还要那两个孩子买几件新年的衣服。”

“都说了不要叫孩子了，你到底是怎么叫出口的。”我忍不住吐槽。

“不管啦。”她自顾自的摇摇头。转眼环顾四周热闹非凡的街道，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温暖的微笑，她却语气一沉，清亮的双眸里映照着车水马龙。

“毕竟我也都明白啊……”

她轻启嘴唇，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面前的万家灯火，轻声呢喃了一声。

“顾韵？”我奇怪地看向她，她却转过脸去。

“没什么。”

“哦，那你先去忙吧。”

“好。”

说罢，她领着随从，侧身从我旁边的人群挤过。

“真奇怪，大概顾韵她也有些没说出来的事吧。”我自言自语，对刚刚顾韵的反常做了解释。

回头看了看，却早已找不到她们一行的身影。

奉天城的大街一如既往的繁华，我甩甩头，丢掉莫名的杂念，开始规划着下一步的行程。

“我没记错的话，最经典的水泥是用石灰石和黏土为主要原料烧制的，其他的什么变种也大概都万变不离其宗吧。”

想到这，我再次停下脚步。

“今天太晚了，还是先回府上吧，明天去城郊逛逛，看哪有采石场。”

顺着满街花灯朦胧的光亮，我转身向城西走去。

“猎户座的腰带真明亮啊……哈，没想到我会在这里看到如此澄澈的夜空。”回去的路上，我无聊地仰望天穹。

少见的冬季银河洒落着静谧的光华，在这一片未经污染的天地里，我忽然感慨万千。神秘的长空在野蛮的时代里闪烁，美好的未来却不见星河。

“为了得到，人类总要失去点什么吧……”面对满天闪烁的繁星，我喃喃道。而在我身后的，是工业时代的轰鸣与漫天浓烟。

第一卷 第五章 安子兮

第二天东方刚破晓，我就手忙脚乱地从床上爬起来。

找了刚到手不久的官服，因为这个时代奇怪的设计理念，我又折腾了好一阵才将这套代表着地位的官服套上。

要不是这套衣服能让办事方便几倍，我大概不会折磨自己。

一边这样想着，我一边推开房门。

推门声惊动了回廊边路过的侍从，行色匆匆的几人连忙转身行礼。

我对他们摆摆手，问道：“你们知道顾祭酒现在在哪里吗？”

说来惭愧，顾韵来这住了好几天，我还不知道她到底住哪间房，现在找人都不方便了。

“回先生的话，顾祭酒正在书房。”一位侍从说。

“好，你们去忙吧。”我打发走他们，转身向书房走去。

“其实当封建大地主感觉还真不错。”我颇为惬意地走在封建主义的石板路上。

突然一个踉跄：“欸不对不对！差点被邪恶的阶级享受洗脑了。”

“发展不能乱了精神，伟大导师指引我。”我开始漫无边际地自言自语。

走了不久，一座树下的楼阁映入眼帘。

“没想到顾韵还是个读书人。”我暗自嘀咕一声，抬腿跨过青石门槛。

“你来了啊。”一个略显慵懒的声音从书案前传来。

我扭头看去，果然顾韵坐在书案前，无聊地用手指卷着头发。

见状，我笑着出言调侃：“还以为顾祭酒是个博览群书的大文人呢，没想到是特地来书房发呆的。”

她无奈地看着我：“宫里的御书房我当年可是天天逛，你这能比吗？”

“算……算你狠。”嘲讽不成的我别过头去。

“小安，你以后千万不要像这人一样，什么也不会，官位就等着大人传个世袭。”她摸摸身旁小男孩的头。

我这才注意到书案后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女孩正拿着卷斑驳的古书翻阅。因为刚刚我们说话的动静，转过头来。

而顾韵身边的小男孩也睁着迷惑的大眼睛看着我，似乎正在努力理解刚刚顾韵“语重心长”的教诲。

这个小男孩我倒是记得，是那天我从城郊带回来的，但书案后那个拿着书的女孩就略显面生了。

“你是？”我出言问道。

还没等她回话，一边的顾韵就饶有兴趣地开口：“这就忘了？”

看了看她身边的小孩，我才突然想起某件事。

“你是这个小孩的姐姐？”我颇有些惊奇的道。

当时救人要紧，也没仔细打量，现在突然见面，确实一眼认不出来了。

“是……是的。”她拿着书，手足无措地想行礼，但是似乎动作生疏，最后只能慌忙地点头。

“唉，子兮你不用太紧张的。”顾韵见状，叹了口气，出言解围道。

“凌醉安啊，你说你救个人，最后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她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居然调转矛头开始对我吐槽。

“呃，确实，失礼了。”我好像无法反驳。

“没……没事的，我本来就没有名字。”她低下头。

想来也是，这个社会底层农民的儿女取名本就是随意，加上是女子，大概就像史书上淡淡的“某氏”一样，几笔略过。

“子兮别这样说，你看现在你不是有名字了吗？安子兮，多好听的名字。”顾韵微笑着安慰她。

女孩手中的书被攥得紧紧的，她依旧低着头。

“安子兮吗……”

我这才看清她手里的书，是一本不久前我从国子监里顺出来的《诗》。

顾韵微闭双眼，缓缓开口：“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一唱三叹，烟火温柔。

“那么，安子兮同志，你好。”我笑着伸出了手。

场面一片死寂，两女一男莫名其妙地盯着我。

“我说……凌醉安啊，你打招呼能不能正常点……”

我脸上自信的笑容一顿，尴尬地收回手：“嗯……不要在意，习惯就好，有时候顺口就说了啊。”

一男一女还是满脸不解地看着我，只有顾韵缓缓转过头去，然后肩膀不住地抽搐。

“……”我无语地看着她，最后只能憋出一句话：“顾祭酒给点面子啊，好歹是同事。”

她勉强止住了笑，捂着嘴看过来：“来，容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家科学院现任祭酒——凌醉安。”

又转过头，对身后的两人坏笑一下，说：“这是安束薪小朋友，这是他的姐姐，安子兮。”

“怎么样，名字都是我取的哦。”她得意地说。

“都是取自《诗》吧？”我问道。

“对啊。”

也难怪安子兮手里拿着《诗》，我耸耸肩，再次将目光转向安子兮，客客气气地作揖行礼。既然是拉来当人才培养的，肯定就要搞好关系。

于是我开始套近乎：“叫我醉安就行，小姐如何称呼？”

她似乎还是很紧张，不敢抬头与我对视，手握了握，才怯生生地说：“顾大人还没给我取字……”

听了这话，我哑然失笑，看来她还是不适应啊，在这个封建的社会里，底层人民总是被压迫，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抬不起头来。

她大概是因为惧怕，束手束脚的吧。

“看来还是要靠以后慢慢熟悉啊。”我苦笑着对顾韵说。

她走过来，也是压低了声：“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问过她，她都避而不答，只是束薪对我说过，好像是都病故了……”

“唉，她不愿提就不提了吧，我们还是先和她接触一下，至少能正常说话。”

“放心吧，我有分寸。”

向书案那边看去，安子兮似乎放松下来，再次捧起《诗》，翻看起来。

“她念过私塾？”

“应该是，子兮她还很爱看书。”顾韵笑了笑，指指那个书案旁的纤细身影。

我也得意地笑起来：“看吧，这就是本祭酒的眼光。”

“脸皮真厚，应该算是前无古人了。”

我嘴角一抽：“算了，不说了，等会要去城外采石场，你带上他们吧。”

“好吧，是灵浸泽那边缺石料了吗？”

“不是，我要去弄个好东西，你应该还记得，就是我说的水泥。”我神秘兮兮地对她说。

“随你，我只要成果，没有的话我就当你这几天是去外面摸鱼了。”她丢下这句话，转身就径直走回书案旁边。

我无奈地摇摇头，顾韵虽然有时候不正经，但工作起来确实还是很认真的。

第一卷 第六章 采石场

奉天城南，马耳山脚下的采石场里分外热闹，因为接连几个大工程的开始兴建，这里自然成了城外最喧嚣的地方。

很多没有过冬粮食可吃的平民都蜂拥而至，只因在这里干上一天的活能得到微薄的口粮。

“这里是哪个官员管理的？”我随口问道。

顾韵依旧纵马走在最前头，她偏偏头，漫不经心地回答：“大概是哪个犯了事的倒霉京官。”

我皱了皱眉头：“为什么？”

“这里的官可不好当，又要亲自监督，还没有油水可捞，更要面对一些市井帮派的骚扰，他们可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我无奈地耸耸肩，没有回话。

只有安子兮落在最后，她因为不会骑马，所以只能坐在马车里慢慢晃悠。

至于安束薪小朋友，他已经被顾韵强行留在府里了，借口是路途颠簸……

我扭头看看身后马车上的身影，哭笑不得地说：“安子兮她还是很拘谨啊，坐着动都不敢动一下。”

“这就要靠时间了。”顾韵语气也有些无力，她放慢前进的速度，和我并行。

“前面就是马耳山，采石场大概在山脚下。”

听出她语气中的不确定，我疑惑地开口问道：“你也不熟？”

“嗯，我不常来这一带。”

“哈，我还以为你哪都去过。”

“怎么可能嘛，奉天这么大……”

“喂！那边的，什么人？”

突然一句响亮的喊声打断了我们还没展开的闲聊。

“是守卫？”她微眯着眼睛。

“大概吧，我去看看。”我翻身下了马。

东北大学

高宁远

序 言

我国只有这么几位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培养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于是，我向高帝申请成立大学，建立教育资金……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基本都有了高等学府，其中我国最顶尖的是位于首都奉天的东北大学。

人物简介

“我”，东北大学校长，凌家的私生子，所以无姓无名，凌醉安同父异母的弟弟，相差一岁。后来，高帝将“我”封为英郡王。在朝中受到重用。

王伟臣，东北大学第一期学生，精通工科，凌玉含和他是男女友关系。后来他成为奉国顶尖的科技人才。

凌玉含，东北大学第一期学生。凌醉安的外甥女，精通理学，后来成为奉国近现代医学的奠基人。

歌愁，东北大学第一期学生，擅长理学，有“世界地理学之父”称号。和王伟臣是兄弟关系，和张书珑是男女友关系。

张书珑，东北大学第一期学生主要擅长文学和艺术学，后来成为奉天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老韩，奉天风雨坛人，华国时考入辽宁师范学堂物理学系，后转入华北农林学堂。奉国成立前曾在中学堂教学。在东北大学创立时被分派到东北大学管理系统担任实验室主任。他虽然外表粗糙，但说话风趣幽默，还善于动手实验，后来成为东北大学优秀毕业生的好伙伴。

第一章

现在，掌握新式科学技术的人，几乎不超过三人：我、小星、李。

“现在就咱们三个人，怎么办大学？看宿舍的都不够！”

“你扯那玩意，学校还非得建个宿舍？干脆给你坟莹地也修好得了！”

“闭嘴！”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两个，眺望着河沿凋零的枯枝，早已封冻的河面。

“你们还是先往近处考虑考虑，先说这个学员怎么来！”我遏止了二人的谈话。

李答：“我们对基层人员不熟悉，先找一下衙门下官员，然后呢再发点传单，老百姓想来的，咱们就考核一下够不够格。”

“这招还是不错的，咱们可以办一个速成班。”小星答。

“这个就不错，马上让东北印刷厂印制传单，就说我们要招技术学员，只要审核成功的，赏两万奉票！至于人数，招300名吧。”我十分欣喜。

然而会桌上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喂，院长，您上来就是要把6000万教育经费花下去900万呢！这些不是你的你可真不眨眼！”负责教育财政的王永江说。

“你是活腻歪了吧，啊？跟嘛谁说话呢？”我的警卫喊。

“哎呀，不要吵吵，永江这个说的也没啥问题。不过呢，我不想听——给印刷厂再加八万加急费！让他们明天就印好！”

第二天，大政殿上。

“干啥玩意，建一个东北大学让我批一亿元？你可真能扒瞎！”高帝笑道。

“陛下，虽然要的有点多，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得给人家不是？听老弟一句劝！”睿亲王替我说了一句。

“行行行，你们先去找地方，首相你过来，我把东三省官银号地下金库的钥匙给你。”

我马上领着一行人，在奉天城内外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东北大学。

一个月后，我们整理出了一些候选地。

“你学过土木工程学吗？就你选地方啥呀？”

“就像你选的地方好似的，你上北行宫旁边干啥呀？想谋权篡位啊？”

“……”

这两个家伙我真是服了他们，遇着点事就能吵起来。

“你俩有完没完，还是听我的吧。”

“我选择的东北大学位置，北临南运河，南临沈水，东邻奉天大街，西边还有充足的空地可以使用。”

“哎呀妈呀，还是咱们院长的地方最好！”

“差不多得了，赶紧找人砍砍树，完了绘制一份设计图。”我说，“还有啊你看这地方，交通也有点闭塞，也就是一片荒地，赶紧收拾收拾！”

夏天，300人已经招好了，校舍也基本上修建好了。东北大学其中，有八栋教学楼，分别对应理学、工学、文学、医学、农林学、商学、军事学、师范。其中，以工学和理学为主打。还在北林行宫东南五里设一座分部，主要是体育设施。八月初一，东北大学第一期开学。

第二章

我们三个人要负责所有科目的教学，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理工科是当务之急。所以培养了 200 名理工科学员，其他的等下学期才能开始学习。第一期一共四个班级，每班 50 人，男女混合。

“同学们好！老师还不认识你们呢，所以这个开学第一节课，就先自我介绍吧，一个一个来！”我在一班（摸底成绩最好的）上课时说。

别人还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有这几个人：“我叫王伟臣，男，锦州黑山人，今年 19 岁，锦州渤海学堂毕业，父亲是黑山县副县长。”

“我叫凌玉含，女，奉天人，我是凌家二小姐，17 岁时从奉天同泽女子学校毕业，现在奉天两级师范学堂就读。今年已经 18 岁。”

还有两位：“我叫歌愁，男，铁岭人，奉军 52 军军长之子，15 岁时毕业于奉天卫生学校，现 21 岁，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堂。”

“我是张书琬，女，20 岁，就读于奉天医学院。父现在天津驻防，是联勤保障军的指挥。”

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学历，身世，年龄都十分恰当的而且资质聪颖的人才，我非常看好他们四个。平时研发新机械还有重要科学会议都带着他们四个。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东北大学也办得越来越成熟，他们四个也产生了浓厚的情谊。不过没什么要紧的，还是搞研发最为关键。

第三章

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九月十五就下了雪。大学的煤炭供应还来不及，同学们都裹了两层的棉袄。

我踏着瓷实的白雪，搓手顿足，进了教室，手指的关节都硬了，几乎是拿不起粉笔：“同学们，这天气如此的怡人，不如我们吟诗作乐？”

“吟个屁呀老师，”伟臣接过话柄，“本来天就够冷的，哪有那闲心说话。”他嘴里冒着白气对着我说，水雾差点漫我满脸。

“那好吧，大家拿出教科书咱们来谈一谈空调这个机器。老师讲完之后，咱们师生就一同努力，把这玩意给搞出来！”

未曾想，他们四个，在当天晚上就组装了一个模型。

“哎我，你们四个能耐啊！老师都不敢整这玩意，你们这可倒快！”

这件事加深了他们的感情，促使人类的科技发展的齿轮将在情感的基础上，越滚越快。

不过这也将课堂造成一些麻烦，比如：

“来今几个老师问你们道题，我大奉国年日照时数最少的地方是哪啊？伟臣！眼睛往哪瞟呢？给我说出来！”

喊完这一嗓子他们全场惊动，我也是半天咳不出来一句话。

“老师你这玩意，咱能不能搞点有技术含量的工程学？”

“去边去，跟谁俩呢？”

“别呛呛了，我回答吧！那个，摩尔曼斯克？”凌玉含回答。

“滚蛋吧，别扯了，老师，我帮一下我闺蜜！是那个……蓬莱仙岛！”

“扯啥呢？蓬莱仙岛，你以为你是飘飘然的仙女啊？”我话音落，有声音又起：“行了吧别吵了！彭水！”

歌愁无法忍受如此的师生交流：“老师，我答出来了，但是我也想顺便问问你，如果我考住你了，满足我一个条件。”

“行行行，只要你那玩意儿跟课堂有关，随你便儿！”

“那好，老师，你听好：请问彭水的年日照时数是多少小时？”

我顿时一愣：“啥……啥玩意……？多少个……小时……”

“不会就直说吧别硬挺着！告诉你吧，3077，好了老师，满足我的条件吧！你们仨，走，咱四个去实验室找老韩玩儿去！”

四个人如同乘着穿天猴，就冲去实验室了。留下的只有一屋子蒙头转向的学生还有一名尴尬的老师。

第三章续

实验楼在教学楼的西南面，主任是韩老师，别人只知道他的姓不知道他的名，通常我们都管他叫“老韩”。

“老韩！——”

“中午好，孩子们，又来找老师玩了？”

“是的！老韩，今天咱们研究点啥？”

“老师设计了一个汽船的模型，一起去看看？”

这是一艘白色的汽船模型，还是双层的，听老韩讲，他已经联系了沈海电厂还有浑河的水利部门，一旦实验成功，就会组成船队运营。

“哎我去这船的杠杠的呀！”老韩还在自夸，“来孩子们，看看！”

他开启模型，这个模型船嗖家伙就在水上冲浪。经过运算，一个时辰行驶 300 里还是不在话下的。

“老韩，你行呀！”歌愁赞赏。

“哎老韩，你这电机怎么这么先进？怎么搞出来的？”伟臣发现这么先进的电机他还是头一回见。

“这是老韩我自己个人的发明，还不错吧？”

“老韩，你能多复制几个吗？”

“应该是没问题的。”

“太好了，前两天遗留下来的那个电冰箱问题终于有着落了！”

“老韩，你这艘船自重多少？如果我把这个电机安在火车上呢？再研究研究，一时辰兴许能行 800 里！”

“自重十吨左右，一列火车怎么也得 1000 吨，百倍强化绝对是很费劲的，这样吧，明天文学课你们过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这个船应该没啥问题了，接下来咱们研究电气化列车！”

第四章

我无聊地躺在校长室一侧的炕头上，看着校报上今天老韩发表的新实验：“哎哟我滴妈……这老韩，厉害呀，真应该让他多负责点啥……”

正在嘀咕的时候，外面有高帝身边的警卫对我说：“陛下有令，令在东北大学和国科院 PK，三年之后一决雌雄！”

我刷家伙就站起来：“啥玩意？……也不错，老子接了！”

警卫走远之后，我想：我刚才说什么大话了。不好，赶快去找老韩！

我来到了实验楼，听到老韩的实验室里面很是吵闹，我推开门：“这里都是谁呀？哎哟？是你们四个呀……”

我翻了翻手中的课程表，“不对呀，这节课是俄语，你们跑出来干啥来了？”

“哎呀，老跟孩子们吵啥，校长你来干啥来了？”

“老韩你跟谁说话呢？这嗑有你这么唠的吗？”

“我碍你事了吗？不出意外的话你是来求我的吧！”

我顿时无话可说：“啥啥啥啥啥……你咋知道？”

“昨天你那个哥就来找我，说得知要比赛，非得要赢你，想买我的账，找我出去喝酒。笑死，都不知道我沾一点就醉，还找我喝酒？看他那个损样的？说啥我也不能背叛你！我知道你以为这事来的！以后啊，别扯那些没用的了，其他那些语言就应该消失！咱们迟早征服世界！以后什么俄语日语法语课都让他们过来就完事了，老理工科的人你认为这个人才能学语言那路玩意去吗？高帝那老轱辘棒子也是的，非得比啥赛呀，还离间你哥俩关系。”

“好啦好啦，我同意，但是你别这么说高帝，万一隔墙有耳……”

“你提醒的没毛病。”

“那这事就交给老韩你了，只许办成！”

“正好我手里现在有一个电气化列车，就先搞这个吧！”

“这敢情好！这玩意太好了！真有你的老韩！”

“行了你滚出去吧，我还要和学生继续探讨。”

“诶老韩你不想混了，你们这些学的东西不少都是我跟我哥从现代带过来的！”

“你那些玩意儿我早就会！跟谁俩呢？”

“行，今天我滚，要不是因为这个比赛的项目，说啥也得是你滚！”我把门一摔，气鼓鼓地大步走向办公室，上炕头趴着去了。

第五章

“哎哟我去外面那地刺溜滑呀给我卡个仰八叉给我胯骨轴子摔啾儿啾的。”歌愁对其他三人说。然后摔了一下门，紧接着走进实验室。

“老韩啊，你这个电气化列车的想法可以呀！”王伟臣说。

“我也觉得不错。”

“老韩，你和变压器厂还有电缆厂协调得怎么样？”

“放心吧，有你们父母在，批一块天出来都没问题！哈哈哈！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找一下校长让他去申请一下试验铁路段，我是想用奉抚南线的。”老韩和众人来到校长面前。

“老韩？怎么样？”我问。

“可 OK 啦，校长我现在需要请您把奉抚南线作为实验铁路。”

然后我们看另一边，在原来的铁路旁边已经又打了一片地基了一些沙石。

老韩十分得意：“跟你们说啊，现在咱们国家缺一些结实的东西，我亲自去了咱们学校西边的砂山，带着工人去了。还去北面的南湖挖了一些泥巴。还包了一趟列车去的本溪，找了烧制辽砚的老师还开了个厂子，‘奉天水泥厂’”

“老韩你真牛！但是别忘了啊这里面也有我们哥四个的功劳！”

“那必须的！”

“电线什么时候铺啊老韩？”几个工人喊。

“现在就铺吧，别忘了立电线杆！”

帝 传

王灏昆

第一章 办学

清晨，天蒙蒙亮，一阵阵犀利的北风夹杂着雪花在门外肆虐着，让人即使看着也忍不住想打个寒颤。大殿内暖和多了，我正坐在龙椅上，手捧一杯西湖龙井，一边抿着，一边与群臣讨论着政事。

“陛下，目前我国的经济科技实力都已非常雄厚，但近来的发展速度却变慢不少。据我们调查，应该是我国创新能力和人才不足的原因。都说教育是民族进步、社会振兴的基石，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培育新人才。”主管文化教育的唐丞相向我汇报道。

我点点头表示认可，心中却暗想：“用得着你说？这不显而易见的嘛！我们国家目前的技术，不都基本上是凌醉安那家伙搞出来的嘛。”但嘴上还是问道：“那唐爱卿有什么好想法呢？说来听听。”

唐丞相再次拱手，说道：“臣以为，若想增加我国的人才储备，办学校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学校？有点意思，我来了兴趣，问：“各位就此事有什么看法吗？”下面各位大臣瞬间议论纷纷。

唐丞相的同事刘丞相上前一步，问向唐丞相问道：“那学校的地址在哪？如何建设？教什么？谁又来教呢？你上吗？”

“问得好，”我转头看向唐丞相，“唐丞相打算如何解决呢？”

唐丞相被一连串地发问有些问蒙了，低头沉默一阵，缓缓开口：“这……这些情况，臣也还没想好。”

我听嘴角不禁一阵抽搐。没想好你说什么说呀？害得我白兴奋一阵，离大谱……

这时，一位守卫从口跑来，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报！英郡王求见！”

“让他进来。”我暗松了一口气，这个救场的来得太及时了。

不一会儿，英郡王推门进来。

“英郡王找朕有何事？”我问。

这位的来历可有点意思，据说他和凌醉安同父异母，是他父亲外出办公时与另一位女子坠入爱河，然后，然后就有了他……咳咳，这只是据说。不过他能力还是很不错，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不输于前面那两位丞相。

“皇上，如今我国人才储备不够，我决定建立一所东北大学以培养更多人才。”英郡王说道。

我与各位丞相不禁一愣，这小伙刚刚是在门口偷听我们讲话吗？该不会是唐丞相找来救场的吧？说的话都这么像。

我扭头看向唐丞相，他茫然地摇了摇头。我问：“那对于这个学校，你想好了要如何建设吗？”

“基本想好了。”

“那你就去吧，好好干。”

“那个，还有件事。”英郡王有些迟疑地说，“拨款的事……”

我一拍脑袋，差点把这事忘了，不拨款难不成拿雪盖呀，问道：“你预计要多少？”

“一个亿！”

第二章 再来一个

我身体一歪，差点从龙椅上摔下来，半惊半笑地问：“你修个东北大学要一个亿？你是要拿金砖盖吗？”

“哎呀，一分钱一分货啦，陛下，这该给的还是得给呀。”睿亲王在一旁和解道。

我瞥了一眼旁边这个和稀泥的老手，还是说：“行吧行吧，我让人拿金库的钥匙给你，你可得给朕好好干。”

待英郡王走了，我忽然问道：“上次那个凌醉安不是说一个什么‘科教兴国’吗？他都说了些什么？”

唐丞相把那份奏折又给我念了一遍。我想了想，说：“来人，召凌醉安。”

约摸半个钟头，大殿的又开了，凌醉安从门口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这是喝多了吗？

“爱卿这是？”我询问。

“没什么没什么，初来奉天有些不习惯。”

“前日里你和我说的科教兴国，朕和内阁已经讨论过了。朕决定封你为国科院院长，拨你5000万建设，培育更多人才。爱卿意下如何？”

凌醉安点了点头，我说：“既然如此，就麻烦你了。关于国科院的大致内容，朕后面会一并告于你。”

三日后，唐丞相向我汇报国科院的建设规划：“……以上就是大致内容了，具体的建设还要看凌院长的想法。”

“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地点和辅助人选要换一下。地点，改在灵浸泽；至于人选，换成……”我缓缓说出两个字。

唐丞相一听，大惊失色：“这怎么行？！怎么能派她去呢？！她……”

“好啦不用说了，这是她要求的。这个小妖精，我可管不住她，让她去吧，磨练磨练也好。”说到这，我不禁回想起前几天的经历，那个家伙可真是能折腾人，死皮赖脸的。我脸上露出一抹带有幸福的苦笑。

又过了两天，当唐丞相告诉我两所学校均已开始准备工作时，一个想法从我脑海中闪过。一抹有些邪恶的坏笑浮现在我脸旁，一旁的唐丞相看到我这个表情有些害怕，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一不小心撞到后面的刘丞相一起摔倒了。

我顿时惊醒，有些尴尬地看着他们，说：“朕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凌醉安和英都王不是兄弟吗，这两人又都办学校，不如让他们来比个赛。时限三年，三年后举办一场比赛，看他们哪个学院的人才更厉害，你们看如何？”

唐、刘丞相赶忙爬起，答道：“好主意呀！这样还可以促进他们更加努力。”

“就这么定了。另外，再给凌醉安拨 5000 万，这比赛就是要公平公正公开嘛，资金也得一样。”

“这……虽说我们国家的财力还够，但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呐……”刘先生在一旁小声嘀咕着。

“咳咳，我都听见了哈，”我瞥了一眼刘丞相，“我们国家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如果这两所学院办好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也必然会更好，目光要长远一点。好了，去传旨吧，告诉他们，获胜者将成为我国教育部部长。”

第三章 回忆

我与大臣们还是每日讨论国事，两大学院也一天天建设起来，时间在雪花飘飞中不停地逝去，没多久，除夕夜就到了。

今年的除夕，雪格外的大，到了傍晚，道路上已经有了尺余深的积雪，路上行人深一脚浅一脚，样子颇为滑稽。

今天宫里的人纷纷向我请假，回去陪伴家人了，这也是我允许的，忙活了一年，除夕总得回去看看。因此，今天宫里尤为冷清。

我来到大殿之顶，站在刺骨的大风中，感受着来自片片雪花的冰凉。看向城市中，亲朋好友们有说有笑的，在繁华的街道上逛过来、逛过去，脸上洋溢着团聚的幸福和快乐。我看着他们团聚的样子，心中一动，抬头望向布满星光的天空，不禁回想起了她。

“唉……”一声低沉悲伤的长叹从我口中缓缓响起，奔腾的思念瞬间涌上心头，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温情，还有一抹深深的悲伤，一滴晶莹在我眼角处闪过。

当初，战乱纷飞，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安慰我、鼓励我。是她，让我在每一次失意中解脱；是她，让我在每一次战败后重振信心……即使那个时候，她已重病在身，却不肯告诉我，怕我担心。直到我发现时，一切都晚了

我寻遍了各大名医，得到的结果却都是摇摇头，感叹一声回天乏术。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一直都不怎么迷信的我，为此都登泰山祭天，寻庙院拜神，希望找到一线希望，可都无济于事。她才当了不到三个月的皇后啊……为了她，我至今未再娶。

我喃喃道：“蒋欣邑……”那滴晶莹再也撑不住了，“扑通”，脚边的雪地上多了一个小洞，还冒着些许热气。

第四章 一名武将

我抬起手抹了把眼，重新回到大殿中。忽然，我发现还有一个人在宫内。他穿着一身盔甲，盘坐在地上，左刀右枪，脸上露出几道横肉，面容威严，一看就是军人的范。

“你是？”我疑惑地问道。

那人看我出现，吃了一惊，赶忙起身，向我拜下，回答道：“回陛下，小的是宫守卫队队长，一直在门外守着。因天气实在寒冷，没忍住，就进来歇息了会。小的失职，还请上赐罪！”

“没什么，起来吧。”我向他挥挥手，招呼他过来。

“谢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这大过年的，你不回家吗？”我问道。

“回陛下，”他向我作揖，说着：“小的姓徐，名天宇，字鳞智，今年29岁。自幼拜师习武，学得各门武术。曾是奉天第一集团军第二军第三师第四旅第五团团长，在与华国的战争中负重伤，来到奉天休养。在奉天住了两年，伤痊愈后来到宫当上守卫队队长，至今已有一年。父亲是奉天徐家的人，母亲是凌家小姐，均已病故，我至今未娶，没有家人，故自恳留下来保护宫。”

我上下打量他一番，确实壮实，虎背熊腰，比我一米八二的个儿还高出近半个头，身披盔甲也隐约可以看见他胳膊上的肌肉线条，整个人给人一种稳重、强大、内敛的感觉，既像巍峨的泰山，又像随时会喷发的火山。

许天宇直起身，向我问道：“陛下不去和家人团聚吗？”我听到这话，刚平复不久的悲伤再一次喷发，低着头，沉默不语。徐天宇见状，赶忙又是作揖，说：“对不起陛下，小的不是有意的。”我摇了摇手，表示无碍。

“你说你习得各门武术，可否与朕展示一二？”我询问道。他一拱手，答：“遵命。还请陛下随小的到宫殿外。”说着便向外走去，我紧随其后。

第五章 展示武艺

来到门外一片空地，徐天宇从地上寻了三块拳头般大的石头来，交于我手中，自己手中留了两个鸳鸯蛋大小的石块，说：“陛下，请拿一块石头向空中丢去。”

我应声照做，石头从手中飞出，划出一道抛物线。这时，许天宇动了，两道黑影一前一后从他手中飞射而出，正是先前那两个石块，正沿着一条弧线向我先前丢出的石头飞去。

三者距离越来越近，我凝神注视，突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先飞出的石块撞击在石头上，被弹回，又与第二个石块相撞，再次反弹，再一次撞击在石头上，三声清脆的响声随之响起。

“好！”我不禁赞叹道。这手法、这精准度，绝了！

“谢陛下赞赏！”许天宇说着，“陛下请再向我丢一块石头。”说罢他右脚跨出一步，身体略蹲，左手抓住刀鞘，用手紧握刀柄，双眼缓缓闭上。看他这样子，我也不说什么，拿起石头就像他眉心处丢去。石头离他还有半米左右的时候，他闪电般挥出一刀，石头直接被他切成两半。

我快步上前，捡起地上两个半块石头一看，切口极为平整，将两块石头一合，竟看不出切过的痕迹！好强的刀法！我拿过他的刀一看，银光闪闪，散发着一股锋锐之气。用手轻敲，发出一声清脆悦耳的响声。

“好刀！”我暗自感叹。

还有一块石头，他打算怎么做呢？我不禁好奇起来。

“陛下，”他再次拱手向我说道，“请把这块石头向那棵树丢去。”说着，手指一棵粗壮的大树，直径有将近一米。我也毫不犹豫将石头用力向树干砸去，与此同时，许天宇的手连挥三下，三道银光从他手中迅速飞出，三声划过空气的尖锐声音骤然响起。

前面两道银光不分先后到达，一左右钉在石头的左下角和右下角，托住石头，最后一道银光准确无误地刺入石头中央，石头稳稳地被钉在树上。我上前一看，竟是三根半尺长的银针！我拔下射入石头的那根银针，脸上惊讶之色更深了，银针不仅穿透石头，还插入树干一寸多！这是要有多强的力道，多精妙的手法才能办到的啊？！

我取回三根银针还给徐天宇，沉声说：“徐鳞智，这个守卫队队长你不用再当了。”

他听后脸色慌张地向我跪拜，急切又害怕地说：“小的擅自闯入大殿是小的不对，小的知错，请陛下再给小的一次机会吧！”

“不是要撤你的职。”我神秘地说道。

他疑惑地看向我：“啊？那是干什么？”

“是要升你的职，”我微微一笑，“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贴身护卫，保证我的安全。徐天宇，你可愿意？”

他一愣，立刻就向我拜下，答道：“愿意！小的愿意！”

我点点头，转身走向宫殿，示意他跟上。

我与徐天宇再次来到大殿之顶。现在大概已经到子时了，不多久，新年就要来临了。我看着下方的万家灯火，一束束烟花不时在天空亮起。

我看着眼前一片繁华幸福之景，不禁感叹：“百姓的生活，可真是愈发红火呀！”

“陛下，”一个声音从我侧后方响起，许天宇略带迟疑地说道，“其实，并不完全是您想的那样……”

第六章 年夜

“什么意思？”我疑惑地问向徐天宇。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以他的性格绝不会无的放矢，必然有所情况。

徐天宇迟疑了一下，开口道：“即便是在这奉天城内，仍有冻……”

“什么？！”我大吃一惊，竟然有这种事情发生，平常那些大臣一个个都说这是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却从未提过有此情况。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心头一寒，回想起平日阿谀奉承的大臣，目光逐渐变得寒冷。

“他们在哪？快带朕去看看！”我催促道。

徐天宇快步向门外走去，我披上大衣，赶忙跟上。

我们出了大殿一路向西，一条条繁华的街道在眼前划过，周围的景象逐渐变得萧索起来。路边已经没有什么店铺了，灯也少了很多，光线昏暗。脚下的石板路逐渐变成泥路，因为有雪，还有些泥泞。若不是徐天宇在前面提着灯，不时拉扶我几下，想通过这段路还真有点难。

过了约半个小时，一座破旧的村庄浮现在眼前。一共有十来座木房子，但每一所房子都是不完整的，不是缺门少窗就是墙壁破洞。虽然每次房间内都有光亮闪烁，但那点点微小的烛火在黑暗中恍若萤火。

我们的到来显然引起了村人的注意，他们纷纷从门口探出头来，向徐天宇微笑地打招呼，几个瘦得皮包骨的小孩兴奋地跑向徐天宇，嘴里还喊着：“天宇哥哥好！”，然后将徐天宇团团围住，眼神期待地看着他。徐天宇从口袋里掏出些糖果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拿着糖，一蹦一跳地回到屋内。

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到我，我站在徐天宇身后像团空气一样，整的我好不尴尬。

所幸这种尴尬没有持续太久，徐天宇就已带着我走进一所较为完整的房子。走进屋内，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度几乎没有差别，同样寒冷。一张盖着单薄被子的木板床，两小一大三张残破的桌子，五个简陋的板凳，一个灶台，一个桶子，一堆木材，一盏煤油灯，这就是整个屋内的设施，所有物品都充满着年代感。

徐天宇掏出五袋米，三条腊肉，一小罐盐，递给屋内的大人，挠挠头，略带抱歉地说：“周姨，这大过年的只带了这点东西，实在是不好意思，你先跟大家分分吧。”

被唤作周姨的人冻僵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伸手接过东西，说：“小徐啊，这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帮助我们，我们感谢都还来不及呢！”接着又转过头对着一位憔悴的中年男性说：“他爹，赶快把大伙都叫来，分吃的了。”

不一会儿，不大的屋子内已经挤满了人，众人欣喜地拿着碗盆接着米和肉，个个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后又向徐天宇连声道谢，赶回屋去。

“大过年的，给孩子们多炒个菜啊！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的。”周姨边分着吃的边向他人说道。

我这才注意到桌上的饭菜，一锅粥，一盘白菜，几根榨菜，隐隐中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猪油味。

徐天宇忽然问道：“唐叔，小一和小三呢？怎么没看到他们？”

“我也不晓得呀！听隔壁老陈说，小三和生病的小一被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带走了，不晓得去干啥了。听说长得挺面善，不像平常那些官老爷样对我们拳打脚踢。鳞智啊，也麻烦你在外面多帮俺注意一下他们的消息。”这家男主人说道，又一脸愤慨。

“现在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了，外面那些官老爷们整天花天酒地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真想骂街。这皇帝老儿整天就知道享乐，也不管管，还以为这国家多好一样的！真想冲进宫给他一巴掌！对了，鳞智，你带来的这是谁呀？”

接龙条例

2021年12月2日鱼鸡社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2021年12月2日鱼鸡社中央委员会会议公告公布施行。

为更好地确保接龙活动胜利圆满进行，总结《鱼鸡社演义》接龙经验，根据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接龙活动必须按照发起人所规定的要求进行。

第二条 接龙活动要在开头标好序号，末尾署接龙人的名。

第三条 接龙活动在过程中，必须参照上文情节，联系上下文。不得抛弃上文的线索和铺垫。

第四条 接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公序良俗和我社章程和条例法案的规定下进行。

第五条 接龙活动必须遵照接龙活动主题，不得超越主题自行另设主题。

第六条 接龙活动中的已经接完的部分必须发至社中央审核通过后，再加入接龙序列。不允许个人私创序列，序列必须在社中央的审核后通过。

第七条 接龙过程：由发起者写定主题、要求和开头，交社中央审核。社中央通过后创立接龙序列。接龙者必须参照上文的序列进行接龙，要联系上下文，凸显上文的线索。社中央收集接龙者的部分，按序号排定，确立标准序列。最后由接龙发起者写定结尾。由社中央进行润色修改，删减增补。最后通过公开途径发表。

第八条 接龙发起者拥有第一作者发表权，其他接龙人员按次序拥有次级作者发表权。

第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接龙第九条修改的若干意见

李谨函

1. 先前老人让“我”暗杀鸡王，此时为什么说老人保护他？我认为在此应当有情节补充。
2. “坦克队长”的出场过于突兀，虽然说是“他们所说……”，但又与上文毫无联系，使人摸不着头脑。我认为此处应该将在上一段对话中补充这个人物或者删去这个人物及相关情节。
3. 在一些语法错误和错别字上需要修改。

关于接龙活动的周边创作提议

经过这几轮的接龙，发现接龙活动还是具有一些弊端，比如必须要等待前一个人接龙完毕之后才能展开活动，这还是有所局限的。

所以针对这一个问题，今日特此提出接龙周边创作的有关提议。

1. 接龙有关的周边创作必须紧扣已有的接龙文章，必须完全符合其描写，考虑到会对接下来的接龙产生影响，不允许另行虚构内容。

2. 举出一些周边创作的例子

可以绘制某座城市的地图（指任何种类的地图，铁路图地铁图交通图样样皆可）。

可以绘制某一件物品的外貌图或者设计图可以撰写任意年代之间的大事年表。

可以绘制各类票样，如车票景点票机票。

可以绘制文章内重要历史节点画面可以绘制文章类流通的钞票。

可以详细撰写文章类提到过的文献，前提是不与上文矛盾，可以和写好的下文呼应，但不能影响没有撰写的下文。

可以为本次接龙设计封面与最后装订的样式和排版。

可以参考已有章节作诗词。

当然可以有更多方式这里不再赘述。

3. 所有制作的周边，都需要发在筹备委员会群内审核，检验是否有违规行为。

4. 所有通过审核的周边都会添加进这一次接龙的总收录内。

静影沉璧编辑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鱼鸡社中央委员会、鱼鸡社筹备委员会关于表彰《鱼鸡社演义》接龙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人员的决定

2022年2月9日鱼鸡社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

在《鱼鸡社演义》接龙活动中，有多位人士作出了突出贡献，我社中央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表彰：

静影沉璧 王灏昆 黄俊杰 小星 高宁远 周泰伯 李谨函 白峰璠 王乐馨

我社中央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希望大家向这些受到表彰的人员学习，再创辉煌！

在庆祝接龙结束和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刘汉霖

2022年2月9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齐聚此处，共同庆祝《鱼鸡社演义》接龙结束，表彰在接龙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我向这些受到表彰的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鱼鸡社演义》由我社副社长静影沉璧在2021年11月30日发起，是我社历史上历时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集体活动。我们即将出版的《鱼鸡社演义》，也就是接龙全集凝结着广大参加活动社员的劳动结晶。这个全集将会在通古阁上发布，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同志们，朋友们！

这次接龙活动十分成功。它充分调动了我社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培养了文学素养，锻炼了写作能力，提升了文学品格。活动共有11人参加，在当时差不多2/3的社员参加了。经过广大参与活动社员的日积月累，凝结成了一部三万余字的大型历史演义类小说——《鱼鸡社演义》，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惊喜！说实话，在这个活动当初发起时，我真没想到大家会如此热情，也没想到会写这么多字。

同志们，朋友们！

《鱼鸡社演义》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主要讲述了“我”穿越回三国时代，并且参与其中一系列事情，促进天下统一的故事。故事生动曲折，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其中的妙语连珠十分打动人。同样，不同社员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素养也体现在字里行间，共同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缤纷多彩的图画。

同志们，朋友们！

这次接龙活动也有许多教训。在中途，有社员在接龙时不慎走歪，将情节导向了不利于发展的阶段，幸好遭到及时修改更换，不然会严重影响接龙进度。另外，部分社员在接龙时出现过于急躁，故事情节太快，跟不上发展等问题，也是需要 we 多加关注的。

这次接龙活动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圆满的，我希望在未来，继续举办此类大型活动！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关于开展第三次接龙活动的通知

2024年2月22日筹备委员会通过

各位社员：

为充分调动社员积极性，锻炼社员写作能力，提高社员团队合作意识，依据《接龙条例》，我社决定开展第三次接龙活动。

一、接龙内容

本次接龙将在《鱼鸡社演义》的基础上开展，续写《鱼鸡社演义》。请参与活动的社员熟读《鱼鸡社演义》，确保接龙连续性。

本次接龙所依照的底本为《鱼鸡社演义》第二版。

鼓励社员创作周边小说、绘画、文创等。创作内容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向上，富有创意。

二、接龙途径

本次接龙活动将采用线上在线文档的方式进行。所有社员均可从2024年2月22日开始参与，通过指定的在线文档平台进行接龙创作。

三、接龙步骤

1. 登录指定的在线文档平台。
2. 仔细阅读活动要求和规定。
3. 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依次进行创作。
4. 鼓励社员们在创作过程中积极互动，为彼此的作品提供建议和灵感。
5. 活动结束后，我们对作品进行评选，并对优秀作品进行表彰。

四、领导机构

本次活动由第三次接龙领导小组领导，接龙小组组长为李谨函，组员为唐冰锴、王灏昆、黄俊杰、刘汉霖、高宁远、周泰伯、李谨函、白峰珊、王乐馨。参与接龙的社员自动成为组员。

接龙小组将依照章程和接龙条例，切实开展领导活动。

五、注意事项

1. 请全体社员务必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参与活动，确保作品的质量和数量。
2. 请大家注意保持创作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以便形成完整的故事。
3. 严禁抄袭、剽窃他人作品，一经发现，将取消参与资格。

鱼鸡社中央委员会
鱼鸡社筹备委员会
鱼鸡社文化部
鱼鸡社活动委员会
鱼鸡社第三次接龙领导小组
2024年2月22日

鱼鸡社演义

YUJISHEYANYI

出 版 鱼鸡出版社

版 次 2022年3月第1版

2022年6月第2版

2025年7月第3版

印 次 2022年3月第1次印刷

2022年6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67千字